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新加坡文化

2024年·第4期·总期: 170 + S\$5.00

# 源



## 溶化一座美术馆 雕塑艺术家杨子强

- 弘扬华族文化的最佳路径——艺术总监艾家祺访谈
- 情归热带雨林——王润华专访
- 多音无改鬓毛衰——创作逾千首潮州童谣的琴心
- 华族文化艺术的接力长跑
- 纪赞：在地化与全球化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

#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现已开放申请

2024

03

十月

截止日期



欲知更多详情

<https://sfcca.sg/资助金/>

(资助金 >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66436475    clcf@sfcca.sg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有作者在来稿中感叹：世界各地正面临天灾人祸，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还可在此探讨何为“新华文化”？证明新加坡是幸福的家园。

的确，在这世界的舞台上，人们从与病毒的抗衡到贸易、金融、科技的博弈；从俄乌战争到以哈冲突；从台海纷争到南中国海争端，这一幕幕“冲突”元素十足的“大戏”，正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新加坡是这颗蓝色地球上占地面积微不足道、也为数不多的乐土，我们在这里谈论着“文化”，委实是一种幸福。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提醒世人须对“文明”抱持清醒的认知。虽然“文明”和“文化”绝非同一概念，但儒家学派就认为：国与国的较量，其实就是文化的较量。

释家智者则觉知：“冲突”也好，“较量”也罢，其发端于人类的“二元”观念。唯有践行“一元”观念，才能湮灭“二元对立”。

“炊烟岁月”的作者尤今，就生动地揭示了“二元观念”的危害：妈妈对孩子的“分别心”，能让孩子“有致命的痛”。而外祖母的慈爱和包容，却能让孩子的心，逐渐蜕变成一朵“圆融”的莲花。“艺术长廊”采写的杨子强，则将博物馆的砌砖和石灰柱化成了一个融化、流泻状态中的生命体。这不就是“一元”观念的外化吗？游笔至此，不禁又让笔者想起“新华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圆融”。

“戏如人生”，书写的就是艾家琪以戏剧的形式弘扬中华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探索之路；“岛国记忆”，演绎的亦是新加坡商业社团与中国“商会文化”源头之间，其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在地演变、兼收并蓄的发展历程；“文坛掠影”，描述了王润华坚持将研究中国文学本土化、以南洋视野研究中国文学的“热带雨林”之路。而“余音缭绕”，则展示了箏心将潮州童谣融入南洋星洲的不懈努力……

环顾世界舞台，“武戏”正充斥着世人耳目。幸运的是，在南洋一隅的我们，还可以将视线转移到“文戏”。虽然，塑造灿烂的“新华文化”乃至“新加坡文化”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办到的，但却是我们乐尽微薄之力之事。我们衷心期望：在新加坡搭建的是文化的舞台；徐徐拉开的是文化的大幕；不断呈献的，是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圆融、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文化软实力！

2024年·第4期·总期：170

###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吴绍均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总编辑■

谭瑞荣

### ■副主编■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何秀菱

###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34/02/2024

### ■出版■

2024年8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p.10 文坛掠影



p.23 余音缭绕



p.50 新华文化

- p 30** 岛国记忆    隔洋因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的渊源    黄兰诗
- p 34** 旧貌新颜    盛港：泥泞乡道的涅槃    李国樑
- p 39** 狮城艺事    华族文化艺术的接力长跑    蔡曙鹏
- p 44** 星洲回眸    义顺的故事    进来
- p 46** 最爱书房    牛车水：新加坡地方史建构的起点    张森林
- p 48** 医药保健    用中药对抗烟霾症候    李日琳
- p 50** 新华文化    在地化与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    纪贇
- p 56** 仿佛风    云    张玉宁
- p 57**    读诗    余欣怡
- p 58** 学海拾珠    浅谈新加坡漳属侨批经营    林南中 杨碧琴
- p 61** 本土文学    遇见岁月    蔡家梁
- p 64** 总会专递    爱的表白    沈芯蕊  
—— 图说第18届“爱国歌曲大家唱”



# 心底盛开一朵莲

## 猪腰的故事



文·尤今

从菜市回来，我从菜篮里取出三个猪腰，满心欢喜。猪腰呈粉嫩的浅红色，表面润滑，触手柔软而带着些许弹性，是上好的质地。

对猪腰，我爱恨交集。

喜欢它无可匹敌的好滋味，但却厌烦于它繁琐的清洗方式。

我把猪腰平平地摊放在砧板上，用刀子从侧面对半剖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乳白色的肾盂。猪腰，说白了，就是猪肾，而肾盂就是猪只收集与过滤尿液的地方，有着强烈的尿骚味，在烹煮前，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只要残留了一点点，便腥不可当。割除肾盂时，力道要稳、下手要快，才不会伤及猪腰。把肾盂彻彻底底地取出后，我用刀尖在猪腰上面温柔地划上菱格纹路，再将猪腰斜切成片。接着，便进入了叠床架屋的清洗程序了，一步也省略不得、半点也忽略不得——首先，在水喉底下冲水，让哗啦哗啦的流水将它冲洗三几分钟，把表面的异味去除。接

着，在热水里加入米酒和老姜，汆烫一分钟，借此完成深层去腥的洁净工作，捞起，再用大量的水彻头彻尾地清洗一遍，才算大功告成。

我把猪腰搁置一旁，等客人来了，才动手去炒。猪腰矜贵，必须热腾腾地炒了，立马上桌吃，它才会释放出最好的风情。

接下来，我又卤了一锅五花肉、炖了一盅冬瓜汤、煮了一道鱼香茄子、做了一道冬菇焖鲍鱼。食物像金鱼冒泡般，“咕噜、咕噜”地吐出满室香气，我就坐在那层层叠叠的香气里，静静地等。

我等的是阿素。

中年未婚的阿素，是我在一次聚会里认识的朋友，彼此投缘，常来常往。她最近到中国出差，千山万水地给我捎来了一套特级薄胎景德镇茶具，趁着周末，送来我家；我也就觑空给她做了几道拿手菜肴，邀她共进午餐。坦白地说，爆炒猪腰这道菜，工序多，我一向只为好友烹制而已。



阿素依约前来，寒暄过后，我取出珍藏了十余年的老普洱让她品尝。在袅袅的茶香内，我转到厨房去，在锅里倒进麻油，爆香姜片，快手翻炒猪腰，最后，加入些许黄酒和盐，热气蒸腾而又香气扑鼻的猪腰便上桌了。

阿素胃口好，然而，大快朵颐之际，我注意到，她的筷子始终没有伸向那道香气诱人的爆炒猪腰；哎，这可是我下了大功夫的一道菜呢！我忍不住问她：

“阿素，你不喜欢吃猪的内脏吗？”

她垂首不语，好似在电光石火间走进了回忆的隧道。从她的表情看来，很显然，她的记忆里有着一道血痕，这道血痕，即便把皮磨去一层，也祛除不了。好半晌，她才抬起头来，与我分享了那一段痛过且仍然在痛的陈年往事。

阿素自小便是个诚实的孩子，一直都是。即使说了实话会给她招致麻烦、带来惩罚，她也还是坚持说实话。然而，十岁那年，她的母亲却向她咆哮：“撒谎！这么小就学会撒谎，将来长大，一定会成为骗子！”母亲的话，像一把大斧气势汹汹地向她劈过来，有致命的痛；以致稍后当母亲伸手捏她的时候，她竟感觉不到丝毫的痛楚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像金属一样坚硬。她没上课，母亲一如既往地交给她一张单子，要她去菜市购买食材。她仔细看了看，除了例常的蔬菜肉食之外，还多了猪腰和面线。这一天，是弟弟的生日，她知道母亲要给他煮鸡蛋猪腰面线。弟弟是母亲在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之后，才如愿以偿地诞下的心肝宝贝。

三个女儿的生日，母亲虽然记得，可是，从来不曾有任何表示。唯有弟弟，能够享有让她们姐妹垂涎不已的猪腰。清洗猪腰，对于争分夺秒地做家务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在时间上耗不起的奢侈，而昂贵的价格对于这个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挥霍。然而，只要弟弟喜欢，即便是要母亲千辛万苦地攀上云梯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清洗烹煮，她也是甘之如饴的。

买完东西后，在猖獗的阳光下，阿素提着沉甸甸的菜篮，走向离开菜市大约一公里的家门，阿素臭汗淋漓，觉得全身都好似爬满了蠕蠕而动的蚯蚓，十分辛苦。

进了家门，把菜篮交给母亲，她便冲去洗

澡了。

等她从浴室里走出来，母亲灌满怒气的声音立马向她飞扑而来：“猪腰呢？我明明吩咐你去买猪腰，为什么你没买？”那声调、那表情，好像她犯的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她理直气壮地应道：“买了呀！”此刻，她的耳畔，还清清楚楚地萦绕着肉贩的声音：“小妹妹，你运气好呀，猪腰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一向做事麻利的母亲，早已把她买回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拾掇好了，该放冰箱的放冰箱、该收碗柜的收碗柜。眼下，桌上只搁着一包面线、几个大葱、十个鸡蛋。

“猪腰呢？在哪里？”

“我买了呀！”她重复地答道。

“你忘了买，就直说！”母亲好似钢丝般的尖锐声音，在她的耳膜留下一丝丝刮痕。

“我买了！”她的声音像是钢骨水泥砌成的，坚定不移：“我真的买了呀！”

“撒谎！这么小就学会撒谎，将来长大，一定会成为骗子！”母亲被激怒了，原本已经高亢的嗓音蓦然提高了八度，把她的耳膜戳出了千疮百孔。母亲竟然、居然、赫然“断言”她长大了一定会成为“骗子”！这话，宛如炸弹，把她炸得方向不辨。母亲暴喝：“你，过来！”她趑趄趑趄地走向母亲，母亲伸手在她手臂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母亲捏她时，一向都是出了死劲的，但是，这一回，她竟感觉不到任何的痛楚，因为那尖锐的痛楚已经钻进她心里了，她感觉这痛就像是钉在肉里的一根木桩，是永远也拔不出来了。

她哭，细声细气地哭，可是，泪水却如山洪暴发般磅礴澎湃。母亲还是不依不饶地骂：“哭哭哭，做了错事还敢哭！”

就在她哭得眼前一片昏暗时，忽然有一双干瘪的手温柔地搭在她肩膀上，耳畔传来了外祖母慈和的声音：“阿素，跟我来。”

外祖母牵着她，走出大门口。在门外，外祖母把双手搭在她肩膀上，面对着她，说道：

“阿素，我相信你。你肯定是买了猪腰的。也许，妈妈刚才不小心把猪腰丢掉了，我们去垃圾槽找找看。”

阿素晦暗的心房立马闪出了亮光。

在臭气冲天的垃圾槽里，祖孙俩翻来覆去地

找，终于找到了那一个裹在陈旧报纸里的猪腰。猪腰鲜亮柔嫩，像阿素此刻的心。外祖母牵着阿素的手，说：“回家吧！”又说：“谁都会犯错，不要把妈妈的错误搁在心上。”

外祖母的手，生着厚厚的茧，可是，那却是一双会说话的手，它向阿素传达了许多信息：坚持、信任、包容、宽恕，而最最重要的是：爱。

阿素说：

“在那个信念崩溃的关键时刻，外婆一个善意的举动，挽救了一切。”

高中毕业后，母亲要她找份工作来养家，然而，成绩出类拔萃的她，一心想要念大学，她深知教育能改变命运，而她更盼望的是能够负笈国外，远远地飞离这个对她而言宛若冰窖的家。

她申请奖学金，结果如愿以偿。当她向家里宣布这个大好消息时，母亲居然暴跳如雷，从嘴里蹦出来的每一句话都“砰砰砰”好似枪弹地射在她的心坎上：

“你现在吃我的、住我的，却不听我的！家里需要你帮补家用，你却一走了之，实在太自私了！好，你要升学、你要出国，休想从我这儿拿到半分零用钱！你在国外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向家里求救！我就当少生你这个女儿了！”

一向惧内的父亲吝啬着他的语言，空气变成了沉甸甸的砖块，压在她的心上，她瞥见坐在一旁的弟弟，嘴角撇着，眼神充满了轻蔑和不屑，甚至，有幸灾乐祸的意味，他在期待“观赏”更大的“好戏”。就在这一刻，她觉得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硬了起来，硬成了刀枪不入的钢铁。母亲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但对这一些喂了毒素的语言，她已充耳不闻了。她的心，已经飞到新西兰这个人间乐土了。

当天晚上，家人都入睡之后，外祖母悄悄把她拉到大厅一隅，拿出一个小小的红布包裹，慎重地交给她，说道：

“素素，我手头没有太多现钱，就只有这几件值钱的首饰，你把它们典当了，充作零花钱吧！人生地不熟，要花钱的地方恐怕多着呢！”

阿素慢慢地打开包裹，在那一堆闪闪发亮的长短金链、戒指、耳环里，居然还夹杂着外祖母心爱的翡翠玉手镯。方才母亲用恶毒的语言骂她，她都没有掉泪，可在这一刻，她的眼泪却滚

滚而下，把外祖母的脸模糊成一团苍白的亮辉。担心哭声会吵醒家人，她死命控制自己，眼泪在五脏六腑里蜿蜒蜿蜒地蠕动着，所到之处，尽是一片又一片热辣辣的痛。

外祖母双眸也噙着泪，可她却以含笑的语调说道：

“傻孩子，哭什么呢！我活到这把年纪，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呀！人在外面，有钱傍身，图个安心呀！”说着，把阿素拥入怀里，柔声细气地说：“素素啊，不要怪你母亲，她也很难，四个孩子要照顾呢，天天忙里忙外的，脾气难免不好……”

从那一回起，阿素便很少流泪了。她知道，一切的一切，她都必须自己顶着，她没有靠山，她只有外祖母的爱。

外祖母是在她负笈新西兰的次年病逝的，接到噩耗那一刻，那种无边无际地扩散到极致的伤痛，让阿素觉得自己也被斧头活生生地砍死了。此后一段长日子，她的心，常常会突然发痛，不是被钝器撞击的那种隐痛，而是被利刃从心房猛然插进去那样的剧痛。她知道，那是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是一生无可弥补的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活得像一个会呼吸的死人。

阿素学成归国后，从家里搬出来，另觅住处。此后，在物质上，她尽量满足母亲的一切要求，但是，她很少回家。身在咫尺，心在天涯。

此刻，她看着眼前那一盘猪腰，阿素坦白说道：

“每回看到这东西，总觉得厌恶，它往往让我联想起不堪回首的成长岁月。”

猪腰里藏着蛇蝎，长期咬啮着她的心，然而，如果她不与这只蛇蝎和解，她心里的伤口将永远没有愈合的机会。

我正寻思着该如何开口时，却见她的筷子伸向了猪腰，慢慢地夹起了一片，慢慢地放进嘴里咀嚼……我问她：“好吃吗？”她默默点头，半晌，忽然说道：“我妈，其实也很老了……”声音暗哑。在这一刻，也许，宽恕已经变成了她心底盛开的一朵莲。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印尼多峇湖

## 和星洲甘榜峇达



文图 · 刘家明

**多**峇湖，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旅行团出国旅游的目的，也是我度蜜月的地方！当年选择了多峇湖，是因为传说中的多峇湖中的“蜜月岛”。老友近日到那边游览了几天，分享了一些照片，重启了我一段尘封了近40年的记忆。无独有偶，近年来在报章和一些刊物看到几篇有关新加坡的甘榜峇达（Kampong Batak）的文章，而Batak族也是多峇湖区的原住民，于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段巧闻。

### 多峇湖

多峇湖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大约在新加坡的西北方620公里的地方。湖的面积大约1130平方公里，将近是新加坡的1.5倍之大！根据地质学家推断，大湖是在大约7万5千年前由一次超

级火山爆发后形成的火山口集水而成。湖面海拔905米，据说最深处超过500米，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火山湖。

在湖的西北角有一个直泻120米的瀑布西比索·比索（Sipiso piso），是游览多峇湖必到打卡的地方。如果角度取得好的话，还可以拍一张手捏着瀑布的趣照。火山湖的中央是一个别致的小岛 Samosir，它有个特具诗意的中文译名“夏梦诗”，也就是大家说的“蜜月岛”。

多峇湖在20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地质公园之一。多峇湖所处的仍是火山地带，离开多峇湖不远处就是锡拉蓬活火山（Mount Sinabung），锡拉蓬沉睡了近400年后，自2013年开始每年都陆陆续续有大大小小的喷发活动，有点令人担心。





典型的高脊峇达长屋



从多峇湖看夏梦诗岛



多峇湖的鸟瞰图（根据谷歌地图制作）



峇达至族的石棺和陵墓

## 蜜月岛夏梦诗

夏梦诗的面积大约是630平方公里，只比新加坡小了20%。当时是在多峇湖畔的渡头巴拉帕（Parapat）乘船到夏梦诗岛，船程不到一小时。还没到岸，就已经看到一间间漂亮别致的浮脚楼，那是典型的Batak族的屋子。岛上的酒店多沿湖而建，从酒店看着水平如镜的火山湖，真的让多日因筹备婚礼等事的疲惫身心松懈下来。夏梦诗是多峇湖的原住民Batak族的发源地，到了“宝山”，导游当然不让我们空手而归，所以休息了一晚后，就要我们“爬山涉水”去了解Batak族人的历史文化了。

## 峇达族

Batak，原发音是“峇达克”，现在都通译成“峇达”。过去，本地一般都称他们为“马达”人，可能是因为北苏门答腊的福建人比较

多，所以就顺着福建话发音把它叫“马达”而传开了。据说峇达人早在公元前就落足夏梦诗岛，峇达族也包括了其他好多个讲不同语言的族群，在语系上都属于与台湾山地族相似的“南岛语系”。峇达人首先受到南方的米南加保人影响，开始信奉回教。荷兰人在19世纪征服了他们的最后一个王朝，开始殖民和同化峇达人。所以峇达人里有基督教、穆斯林和传统宗教的信徒。近日被禁入我国的激进回教士，应该也是峇达人。

在夏梦诗岛留下了很多典型的峇达人长屋，屋脊高而尖、中间下弯，像水牛角。王室墓园里还有保存得不错的石棺。有些陵墓还刻上了十字架，看来是后期的王族，还有一些比较堂皇和具现代风味的。岛上保留了室外露天石椅厅，那是国王和官员议事以及审判罪犯和战犯的地方，也是将犯人“就地正法”的场所。据说他们会把被砍头后的犯人的血和肉分吃，所以峇达人才会背负“吃人族”的恶名。





艺人演唱峇达民歌《星星索》



1898年地图里的甘榜峇达  
(根据档案局地图制作)



在甘榜峇达受训的镇暴部队 (图源: 新加坡警察部队杂志)



1978年地图里的甘榜峇达  
(根据档案局地图制作)

## 《星星索》

峇达人擅长划长长的独木舟，天生一副好歌喉。晚餐后一班歌手为我们表演余兴节目时，唱了一首峇达文的民歌，就是几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星星索》（Sing Sing So又名《船歌》）。他们洪亮的歌声回旋荡漾，真有点心急的汉子，划着独木舟，赶着到亲戚家相亲的意境。散会后我向他们请教歌词大意，居然和我们唱的华语版本相似，真佩服那位把这歌翻译和介绍到华人世界的音乐人。

## 新加坡的甘榜峇达

早在1898年的新加坡地图里就已经有甘榜峇达（Kampong Batak）这个地方。当时报章还提到村民要求殖民地政府为他们开路，免得他们要绕大圈子才能到大路。根据各方的资料看来，甘榜峇达虽然是个马来名字，不过却是华人，而且是海南人较多的地方。那里还有一间华

校“新生小学”，是个多民族居住的典型甘榜。1952年，60名各族特选警察在甘榜峇达接受“特别训练”，成立了第一个镇暴部队和指挥部。

根据知名文化界人士姚梦桐说，早期的画家张汝器就曾画过一些以“马达”人及其民俗为背景的作品，所以相信当时对峇达族人不算陌生。一直到1978年的新加坡地图里还能看到甘榜峇达这个地名，但之后出版的地图和街道指南里就不再出现了，在新加坡历史里存在了80多年的甘榜峇达走入了历史。

多峇湖一游，一晃就已快是40年光景，从老友的照片和分享看来，多峇湖和夏梦诗岛风景如昔，风韵如故，不过让旅客休闲享受的各种设施都很先进，今非昔比。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在独立后也可以说是雷厉风行，移山填海，短短几十年就沧海桑田，如甘榜峇达，都已成历史记忆了。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 情归热带雨林

## 王润华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胶园里长大的孩子

1941年8月13日，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北部霹靂州地摩村靠近河边的一间亚答屋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自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父亲为他取名润华。

三个多月后，日军侵占马来亚，襁褓中的润华跟家人一起躲进了金宝山上的原始丛林。日军投降之后，他们才回返自己的家园。

润华的父母皆为马来亚本土出生的华裔，客家话是他们的日常用语。此外他们都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话，其父除了马来话，英文更是了得。

润华三四岁的时候，

父亲即开始教他学英文。帮殖民政府做事的父亲待遇不错，且拥有住家周围的一大片橡胶园，那里也就成了润华的乐园。当然了，他家房前屋后的各类热带果木亦属“乐园”之列。

自原始丛林回返家园之后，润华常跟母亲一起去胶园散步，那里除了成片的橡胶树，还有榴莲、菠萝蜜等果木。各类林木及园内随处可见的花草、虫鸟、鱼虾（园里有很多小溪流）都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而跌落地面跳来蹦去的橡胶则俨然他最为忠实的玩伴。

再大一些时，他常常穿过胶园跟朋友一起去长满野草及矮树丛的矿湖（锡矿被挖后形成的淡水湖）边钓鱼，累了便下水游泳，饿了则采野果充饥。

“胶园里长大的孩子”当是他成长岁月的最好描述，有关胶园的记忆日后则不断出现在他的笔下，成为他恒久的精神家园。

### 穿过胶园去上学

8岁那年，润华成为地摩华民小学的一名学子，这所典型的华校坐落在地摩火车站与市镇间一个橡胶园里的空地上。背起书包穿过一个又一个橡胶园，在各类热带植物的陪伴下去上学，这于润华而言无疑是一件开心事。

但在注册入学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需要填写自己的籍贯（父辈读英校，无需填写）。几经查询，他从伯父那里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这个“可能的”广东从化王家后裔从此走上了跟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小学生润华喜欢读书，尤其是华文书，





学校的课本显然不够，香港版的《儿童乐园》成为他的课外读物。

携着《儿童乐园》穿行于自己的乐园，何其快乐的孩提岁月！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小四那年，他们一家被迫搬进了地摩河对岸的“新村”。所谓的“新村”实则为“集中营”，整个村子被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村民进出时间受限且要被搜身，此乃殖民政府为了断绝马共得到物资援助而对居住在山芭边缘的50万华人实施的“紧急法令”。

搬进新村的润华最为期盼的事，是跟着母亲一起去河对岸的胶园采野果。从未进过学堂的母亲满肚子学问，润华在长知识的同时，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也与日俱增。

小学六年级时，润华转去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就读，在那里，他遇到了教华文的周文琴老师，周老师乃著名马共作家陈树英之妻。第一次作文课时，她要同学们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润华的作文《割橡胶的工人》得到最高分，老师要他读给全班同学听，这对润华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与鼓励。

## 中学时开始投稿

小学毕业后，润华考入金宝的培元中学。金宝乃县府所在地，那里有很多华文书店，臧克家、艾青、闻一多等名家的诗篇令他爱不释手。中二那年，他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对他倍加赞赏的华文老师余乾风在作文课上让他自由发挥，文体、内容皆不设限。于是乎，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频频出现在学校的壁报栏里，少年王润华锋芒初露。

后来，他在同样爱好写作的蔡明狄同学影响下，开始以思义、昭血等笔名投稿新马两地的各类华文报刊。

1958年10月1日，他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一文刊载于《萌芽》（月刊）第二期的“鲁迅逝世廿二周年纪念特辑”，此乃其处女作。

次年，他的散文《故乡的香蕉树》《萤火虫的讴歌》及诗作《雄鸡的歌唱》刊于《南洋商报》，另一散文《扫地与做人》及诗作《红毛丹成熟时》刊于《新青年》杂志，散文《母亲，我想起了你》刊于檳城的《光明日报》，还有一首诗作《你瞧——献给姊妹们》刊于《星州日报》。

1961年，他又有六篇作品发表。

这年年底，他在“离校文凭考试”中名列全校文科班之首。后来更凭着优异的高中毕业成绩被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录取（他本意属中文系，但因英文成绩突出而被分去西语系），并成功申请到“优秀侨生奖学金”。

## 留学生涯

1962年10月，润华飞抵台湾，开启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入读国立政治大学后，他最为热衷的事莫过于投稿。此时的台湾文学氛围浓厚，报刊众多，且文艺副刊栏目从无间断。润华那些充满热带雨林气息的诗文深得编辑的喜爱——他的作品频见于《联合报》《中华日报》《中国时报》《蓝星诗刊》《创世纪》《幼狮文艺》等报刊。

1963年4月1日，他跟同样来自马来亚的叶曼莎、毕洛（张齐清）及来自香港的翱翔（张错）初创的“星座诗社”正式成立。核心成员包括林绿、陌上桑、淡莹等二十余位诗坛新秀（皆为侨生）。就读台大外文系的淡莹（刘宝珍）同样来自霹雳州（不同的是她的家在江沙镇），这位中一时即开始发表诗作的才女后来成了润华的妻子。

1965年5月，首期《星座月刊》发行，这份不定期出版的月刊断续发行13期，至1969年6月结束。

星座诗社被称“马华诗人的滩头堡”，除了月刊，还出版了12册诗集——“星座诗丛”。包括淡莹的《千万遍阳关》（1966）《单人道》（1968）及润华的《高潮》（1970）。润华的处女诗集《患病的太阳》则于1966由蓝星诗社出版，处女散文集《夜夜在墓影下》也于同年问世。



王润华（后排右四）、淡莹（前排右二）在台湾与星座诗社朋友聚餐时合影



王润华部分作品

1967年9月，他们一同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次年，喜结连理的他们听从白先勇的建议，转至威斯康辛大学，师从周策纵教授，攻读中文系的东亚研究专业。一年后，获取硕士学位的淡莹受聘于加州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中国语文；润华则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主修中国文学，副修比较文学。

这一时期，他们并未因学业繁忙而停止文学创作。尤其是润华，他的诗文散见于港台报刊，多年后（1978年）集结成书，是为《内外集》。

1972年夏，获取博士学位的润华赴爱荷华大学担任研究员。此时的他已接受新加坡政府之邀，准备一年后回返东南亚，任教南洋大学中文系。

### 以文学重建热带雨林

1973年9月的一个雨夜，自美国飞抵新加坡的润华夜宿热带雨林环抱的南洋谷。雨后的潮湿闷热加上蚊虫的叮咬及青蛙的鸣叫令他彻夜难眠，也唤醒了久远的记忆。万般感慨的他决心以文学重建热带雨林，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

任教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润华每天穿行于堪称植物天堂的云南园，除了大量的热带花草，此时的云南园尚残留不少橡胶树。当时的校园入口处及文学院外每天都有人来割胶，这于胶园长大的润华而言自是亲切无比，亦令他文思泉涌。他的诗集《橡胶树》（1980）及散文集《南洋乡土

集》（1981）即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天天流血的橡胶树》（又名《沉默的橡胶树》）发表于台湾的《中国时报》副刊，1981年获“第四届时报文学奖”散文推荐特别奖。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润华担任中文系讲师。1983年10月，他自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归来升任中文系高级讲师，并兼任人文与社科院助理院长。1991年，他升任中文系副教授，同年担任英国国家文学杂志《狮城文学》（Singa）主编。1999年，他升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至2002荣休。此外，他还多次赴海外知名学府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匹兹堡大学等任访问学者。

这一时期，他的诗集《山水诗》（1988）、《地球村神话》（1997）、《人文山水》（2004）、《重返诗钞》（2014）及散文集《秋叶行》（1988）、《把黑夜带回家》（1995）、《热带雨林与殖民地》（1998）等相继问世。这些充满南洋元素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他的热带雨林文学世界。

在不断拓展其文学世界的同时，润华也开启了本土文学学术研究。此外，他还坚持把研究中国文学本土化，亦即以南洋视野研究中国文学。这方面的学术论著包括《司徒空新论》《从司徒空到沈从文》（1989）、《鲁迅小说新论》（1992）、《从新华文学到世界文学》（1994）、《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1998）、《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2005）、《王维诗学》（2010）等。

润华任教南洋大学一年后，淡莹随夫归来，她先后在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及国立大学华语中心担任中国语文讲师至2004年退休。

回到新加坡的淡莹在教书之余亦不忘笔耕。1979年，她的诗集《太极诗谱》出版。1993年，她的又一部诗集《发上岁月》出版。1995年，《淡莹文集》出版。2023年，《淡莹散文集》出版。

### 步入新华文坛

回到新加坡不久，润华便在黄孟文的邀请下加入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作家协会易名为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两年后，时任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润华担任该协会副会长，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导新加坡非华语文学与作家及世界文学走进云南园，促使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与南洋大学联合邀请多位各大源流诗人参加“全国诗人新诗朗诵大会”。同年四月，该协会创刊号刊载了一篇由四大种族语言精英参与的笔谈，这一系列突破性的活动为新华文学踏出国门做好了铺垫。

1984年，润华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1987年年初改名“新加坡作家协会”），同年十月获东南亚文学奖。

1986年，他荣获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文学）。十年后，淡莹亦获颁此奖。

1987年，润华获台湾文艺协会的中兴文艺奖（诗）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

1992年，他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至1997年。1998年，他再次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也就在这一年，他荣获亚细安文学奖。

2014年，他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颁发的“南洋华文文学奖”。主办方为他出版了代表作《王润华南洋文学选集》，热带雨林及南洋风土为主题的新诗及散文为该选集的主轴——

王润华的热带雨林文学世界一派生机盎然。

## 归去来兮

2002年荣退之后，润华任职于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同时担任马来西亚重要文学杂志《蕉风》及《南方学院学报》编辑顾问。此外，他还担任南方学院中文系校外学术顾问及考试委员。

2012年，南方学院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这年2月，润华受聘为该校讲座教授及资深副校长。

这些年来，除了授课及主导举办跨文化讲座系列，他还积极推动文学活动的开展，如举办“新马桂冠诗奖”、“南方诗歌节”及“南方文学之旅”等。

2023年6月6日，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成立，润华为创院院长。

现如今，已届杖朝之年的他每周往返于新加坡与柔佛新山之间。每当越过新柔长堤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跟小时候一样。

儿时的胶园已不复存在，但他心中的热带雨林不会消失，他带着它们一同归来。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差不多四年前，完成黄孟文的专访稿之后即跟王润华约定了采访时间，但在约定之日前夕收到他的信息，说是第二天得准备南方大学学院的课程，采访故此取消。之后每过一段时日，即萌生再约访王润华之念头，但终因有所顾虑而一拖再拖。

甲辰龙年春节前半个月，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他的电话。一周后，按照之前他给的地址，我准时来到他位于西部的住家。虽初次见面，但毫无陌生感，采访顺利完成之后，跟淡莹也做了短暂交谈。她因眼疾不便接受采访，但那浑身散发出的少女感令我很想跟她多亲近一些。临别时她送我一本新出版的《淡莹散文集》——值得一读再读的上乘之作。感谢她！

一同带回来的，还有《王润华南洋文学选集》。他们二人的文风很是不同，

一轻盈一厚重，加在一起即为天作之合。祝福他们！



王润华、淡莹在苏州

# 弘扬华族文化的最佳路径

## 艺术总监艾家淇访谈



文图·亚真

**她**是新加坡艺术剧场（以下简称剧场）艺术总监、她是新加坡新移民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作为艺术总监，她对剧场的发展有什么理念？作为新移民，她有何杰出贡献？带着这两个疑问，笔者走访了这位年轻的本地戏剧人——艾家淇。

2002年，作为南洋艺术学院戏剧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家淇正式加入了剧场，开始了至今近二十年的舞台生涯与艺术创作。多年来，她一直秉承着“弘扬华族文化的信念，用儿童剧提高儿童华文水平、陶冶儿童对戏剧美的感知、扩大儿童的想象力和视野、向孩子灌输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她以演员的身份投入了200多场演出，编剧和导演的作品近50部，演出场次近700场，观众达到20万人。为了能帮助华语戏剧培养未来观众，她还走入校园，担任戏剧老师，所执教过的学校包括：公教初级学院、南洋女子中学、公教中学、新加坡女子中学、圣尼格拉女校、公教小学、圣安德烈小学等等，2018年开始还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歌舞剧社艺术顾问的职务。

2014年至2023年，她曾5次与许崇正总裁带队，出席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导演的作品《王子与乞丐》《小蝌蚪找妈妈》《小魔女的童话故事书》《环保小天使》《骄傲的小白兔》荣获优秀剧目奖，并获得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

下面就用问答的形式，让您对家淇从事华语儿童剧创作的心路历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 入职剧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在新加坡从事戏剧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华语戏剧，更别说华语儿童剧。其实，演儿童剧

比演成人剧还困难，因为你得从儿童的角度，抱着好奇和童真，去思考和理解他们的想法。孩子往往是最严厉的观众，只要你的戏不吸引他们，他们马上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完全不睬你的戏。儿童剧对小孩子的成长、为人、待人处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帮助。许多华人地区如台湾和香港，专业戏剧工作者都重视儿童剧，而且演出水平很高。

其实演儿童剧的满足感





非常大，尤其是看到全场几百名小孩子，跟着你一起互动，完全投入你所编织的奇幻世界中，这种情感认同是从事儿童剧创作的工作者最为欣慰的。在潜移默化中，向孩子灌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儿童剧具有强大的力量。

尽管儿童剧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在戏剧艺术的分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不重视儿童剧，对儿童剧感兴趣的剧场工作者也很少。大多数的成人演员，都倾向于演出成人剧，或是更受媒体关注的音乐剧。一部分人觉得制作儿童剧很简单，只是讲一些简单、直接的故事，做一些夸张的表情动作，无法感受到制作儿童剧的满足感。一些剧场工作者甚至认为，儿童戏剧根本不能算艺术，对它不屑一顾。

政府对华语儿童剧的资助相较于英文戏剧也是少得可怜。新加坡华语儿童剧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匮乏，资金短缺。以艺术剧场为例，我们每个职员都要身兼数职：教课、演戏、写剧本、导戏、做服装、做道具、做布景、海报设计、视频剪接等等。我从一开始只负责演戏，到现在什么都做，不可不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的确也是一种成长。

## 经历过哪些苦与乐？

首先是选择了自己的兴趣作为职业，所以不觉得苦。再就是，在剧场前辈及同事们潜移默化的感召下，作为从中国南来的新移民，我已将从事华语儿童剧这份工作，视为与弘扬华族文化相关的事业。这其实是每一个华人应尽的责任或义务，况且我还有固定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切的苦都觉得是有价值的。

如果硬要我说真正比较辛苦的时候，那还是每次演出前装台和演完后拆台。因为我们人手有限，每次最多也就四五个人，要把整台演出的布景从我们的工厂搬到剧院组装，演出完还要全都拆散再搬回工厂。

今年3月份我们刚演完的经典儿童剧《王子与乞丐》，维多利亚剧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竖大拇指说：“好厉害，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又要演戏，又要装台，灯光也是自己做，换景也是自己来。你们好棒！”当时觉得既心酸又骄傲！哈哈……

说到欢乐时刻或者高光时刻，那应该是：每次演出结束后，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看到那些就算等几十分钟，队伍排出几十米，仍然要和演员合影的观众朋友；目睹跟演员说，你们演得真棒，我会继续看你们下一个演出的家长。这些场景最让我开心！

还有：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华语儿童剧，觉得辛苦都变成了甘甜。

## 作为艺术总监 怎样把握艺术的发展方向？

剧场到2025年就70年了。怎么让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牌剧团在艺术上取得突破？怎么样让这个戏剧团队继续发展壮大，是扛在我肩上的重大责任。目前的工作，当然就是要制作观众喜欢的、优质精良的儿童剧。新加坡孩童的华语能力一般没有那么好，要怎么演才能让小朋友既看得懂，又能喜爱，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我们尝试通过更富有新意的舞台效果和更有趣的表演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也想尝试应用先进的多媒体的表现形式，来加强舞台效果。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会努力达成这些软、硬件的提升。

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重视编、导、演水准的提高。我们必须适应儿童的年龄智力和兴趣等特点，让戏剧作品达到浅白易懂又内涵丰富，从而让孩子了解故事内容、拓展想象力和视野、从中获得美的熏陶。还得兼顾提高儿童修养、陶冶儿童情操、在寓教于乐中完成让他们热爱华文华语的使命。

目前剧场每年平均推出6-7个大型儿童剧，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儿童剧观众群，每场演出票房平均有90%，一年观众人次可高达两万多人。这些华语儿童剧不只能为成人剧场培养未来观众，更能点亮童心，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能关注和重视新加坡华语儿童剧的发展；也希望剧场能创作更多精彩的华语儿童剧，带领小朋友走进艺术及华族文化的殿堂；更希望能将剧场，打造成更加专业的“新加坡儿童艺术剧院”。

哈哈！也许这只是幻想！

### 对儿童剧本土元素的融入怎么看？

其实，“多民族文化的融入”，剧场早在初创时期就已提出过这样的概念。

剧场一直是非常支持本土元素的创作，这其实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我们没有急于求成，因为要保住“新加坡艺术剧场”这块近

70年历史的老招牌，生存才是硬道理！剧场前辈刘仁心曾说过：“只有学校支持，华语戏剧才有希望”。这也是我们的共识，所以，剧场就走了儿童剧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做所谓的“实验戏剧”，没有一味追求“本土元素”，其原因，就是我们不拿孩子做“实验”。

首先，要用孩子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改编成儿童剧，让孩子们对优美的华语不抵触，进而产生兴趣。再来，当他们愿意走进剧场，观看华语儿童剧时，我们就呈上新加坡一些本土的经典故事。如《风雨牛车水》《红山传说》《马来英雄巴当》，或者根据学校课文改编的本土特色的儿童剧《环保小天使》《家香不起来》，根据新冠疫情创作的《防疫小天使》等。我们也尝试和百力果合作，把他们的学生作品改编呈现在舞台。比如：《我们的家园》《我不寂寞》等。

制作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儿童剧，其实一直是我们演出及学校教课的努力方向，我也希望除了我们现在每年推出的东西方经典儿童剧，和原创儿童剧外，能够继续制作适合中学生参与的教育剧目。也可以参考学校的课文，或者新加坡本地作家的文学作品，与他们合作，把更多更好的作品搬上戏剧舞台。

但这不能急于求成！我相信，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我们未来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的华语儿童剧。

### 领导者与主创人员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理念有冲突吗？

应该说，我与许崇正总裁（PBM以下简称

根据新冠疫情创作的《防疫小天使》于2022年3月到4月在Gateway Theatre Black Box线上直播



2023年4月5日到9日，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小魔女的童话故事书2》



许总)的思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如:坚持用寓教于乐的儿童剧来引导孩子热爱华文华语、灌输华族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观、人生观;将儿童剧融入本土元素的艺术探索,是在语言优美、内容健康、儿童喜闻乐见的前提下,谨慎践行,不急于求成。

至于领导者工作方法,不了解许总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他的脾气不好。我刚加入剧场工作时,感觉他有戏剧人的脾气,同事工作不到位时会大声呵斥、不留情面。但当我和他接触久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乐于助人、敢说敢干的人。我能在剧场工作这么久,除了热爱儿童剧,也是因为亲眼目睹许总为“新加坡艺术剧场”这块招牌的无私奉献;为弘扬华族文化的热忱付出。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和钦佩。

许总不是学艺术的,退休前是花旗银行电脑中心高级副总裁,但他年轻时就加入艺术剧场。在这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剧场面临解散时,他毅然

的接过重任,  
义务带领剧场  
继续前行,

直到现在。能有多少人为了一个不挣一分钱的兴趣爱好,坚持付出这么多年,不求回报?能有多少人只为了让新加坡的孩子喜欢华语,喜爱华族文化而坚持这么多年,无怨无悔?很多人都以为剧场是许总的生意,他一定从剧场赚了很多钱。但剧场是公益慈善机构,不属于任何个人,在许总退休加入剧场做全职之前,他没拿过剧场一分钱。有时剧场资金紧张,都是许总自掏腰包拿出钱帮剧场渡过难关。

2002年我加入艺术剧场,看到的是许总亲自为地带着大家做布景,做道具……直到今年他已经70岁了,还在和我们一起搬搬扛扛。我们都说:你快放下吧,我们自己搬,他也总是笑笑的在旁边帮头帮尾,说大家一起做快一点。

就是他的这种精神鼓励了我,让我知道有人不忘初心,为了本地的华语戏剧锲而不舍;有人心怀华族文化,为了薪火相传而默默付出。也就是他的这种精神支持着我,让我知道继续努力,再苦再难决不放弃,这是弘扬华族文化的最佳路径,就能为新加坡的华语儿童剧贡献一份力量。

笔者在结束访问时,颇有感慨:许总,是土

生土长的新加坡华

人;家琪,

是“新移

民”。作

为新移民

的家琪,

对事业的

追求,对

社会的贡

献,其实

离不开对信念

的坚守!这个信念

就是:对华族文化的

传承和弘扬。许总,显然

做到了这一点。家琪,

我们看到了她的成

绩,但她显然还在

努力当中……

(作者为本地专业舞  
蹈员、写作爱好者)



2023年8月19至22日,在戏剧中心上演《灰姑娘》时,与演员合影



# 溶化一座美术馆

## 雕塑艺术家杨子强



文图·赵宏

一般说来，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哲学是艺术的思想根源，艺术是哲学的思考路径。艺术是哲学家判断和认识世界的现实感受与说明，哲学是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艺术可以很好地

阐释哲学。再精妙的哲学理论，如果缺乏艺术的、具象的重构，也会显得枯燥。“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是对经验结构与意识结构的哲学研究，创立者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胡塞尔认为，每一种表象都是某物的表象，“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而意识本身同时也是超越时空与个人之绝对，是普遍的客观存在。对意识本质的研究，或描述先验的、绝对的认识的本质与基本法则，就是“现象学”。

新加坡雕塑艺术家杨子强（Yeo Chee Kiong, 1970-）就是现象学的一位忠实的拥护者与实践者。2002年，杨子强负笈苏格兰格拉斯哥艺术学院修读纯美术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西方哲学，尤其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从胡塞尔的现象学演绎出来的“知觉现象学”，以及其所延申的“超然的结界”，找到哲学与他个人的雕塑艺术的完美契合点。

杨子强可能是新加坡目前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生代雕塑艺术家。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南部的笨珍，那里也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十六七岁的时候，这个对生活充满诗意的小镇文艺青年，望着远在天边、飘渺无际的水和神形变幻的云朵，决定要做一名艺术家，水和云也成为其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艺术素材源头。他曾自述在20岁之前读了很多书：武侠、科幻……这些看似无用的杂书在他日后的艺术思想和实际创作中却有了大用。1990年，两手空空，一袭T恤衫，只身背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双肩包，杨子强来到新加坡，入南洋艺术学院学习。他的父亲在家乡做工，为别人记账，母亲小学未毕业，是家庭主妇。全家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不足以支撑他修读艺术这一类费钱却看不到希望的课程。尽管父母坚决反对，但杨子强却抱定决心要读美术，但也没有过高的奢望，他只是想做一名游走于乡间学校里的美术老师：“半天上课，很写意，人生不需要太澎湃……”在位于兀兰一座工业区的工作室兼展厅接受采访时，杨子强用柔缓低沉的语调如是说，若思若疑。

在没有来到新加坡之前，杨子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雕塑。进入南艺之后，他师从陈连山、韩少英、权正环、黄明宗等名家，最初的创作是以写实雕塑为主。1991年，虽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学者，杨子强却已展露出艺术才华。在当年的校庆展览上，他以一件写实人体雕塑获得大奖。同年，该作品入选新加坡雕塑大展，

开幕嘉宾、国会议员兼政府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博士欣赏杨子强雕塑作品的合影照片也登上海峡时报的版面。著名雕塑家黄荣庭（Ng Eng Teng, 1934-2001年）是1993年南艺校外评审之一，看到杨子强的毕业作品后即表示赞许，告诫他日后要出国读书进修，更上一层楼。黄荣庭当时是国家艺术理事会一项奖学金的主要评委。他表示，若是杨子强来申请这笔奖学金，他会百分百支持过审。彼时的黄荣庭是新加坡雕塑界天花板级的人物，却如此看重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新手，令杨子强感激莫名。然而，严苛的现实是，即使有了这笔奖学金，杨子强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完成学业。入学南艺以来，他的父母便不能再给予他任何经济上的援助，一则是想下狠心让“浪子”回头，二则也是迫于现实的生活压力，无法伸出援手。杨子强从入学开始就一直是勤工俭学的状态，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赚钱，勉强维持学业和生计。最终，尽管心有不甘，杨子强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没有去敲响黄荣庭的大门。

1993年毕业之后，经过不断历练和参与各种公共雕塑项目，杨子强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相当经验的雕塑师。工作稳定，薪水可观，项目多到需要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度乌节路整条大街上的圣诞节雕塑差不多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此时杨子强对雕塑已经有了具体而深切的艺术从业者的感受，不再是通过文本解释的简单思维，也不再是遥不可及、虚幻、基于学院体系研究目的、把技术抛开一边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对经典理解之后的再认识。杨子强有意识地在有形的、物质的、真实的雕塑和无形的、无定的、无相的意象中，寻找艺术的平衡概念。

2001年，杨子强终于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接到录取通知后，他第一时间想去看一眼当年在世俗的尘埃中发现他谦卑的光芒的雕塑界前辈，想亲口告诉黄荣庭：他没有看错，他还在这条路上走着，越走越高，越走越好。那天，他驾着车，在黄荣庭的家外绕了很多圈，但终究没有走进去，没有敲响那扇大门。是年，黄荣庭过世，两人终生的知遇之交就此以遗憾结束。每忆及此，杨子强既充满感激，又难以释怀。事实也确如黄荣庭所预见，杨子强最终荣获多项重要的艺术奖项，成为新加坡顶尖的



雕塑艺术家，亦曾两度出任新加坡雕塑学会会长，另任新加坡古楼画室管委会主席，挪威境外艺术家组织（伦敦）顾问团成员，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公共艺术评鉴委员会委员，南洋艺术学院纯美术系课程发展顾问团成员，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文化奖专业评鉴团成员，台湾裕隆国际木雕比赛海外评审，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客座教授……

作为一名成功的雕塑家，杨子强对雕塑的理解与认识是深刻而独到的。2021年，他在台湾国立美术馆媒体发表《泥塑的时间剧场》一文指出：“在当代艺术的开放性范畴中，‘雕塑’成为了一个广泛但也是空泛的表面词义，似乎意有所指却又无法有效的串连起那既有的过去形式和蠢动不安的当代语境，同时又必须对应那可加以臆测的数码未来。更多时候，‘雕塑’以第二者的参照形态存在于当代艺术中，如‘类雕塑’的立体物件或被‘雕塑’正名化的日常物品，‘如雕塑般’引述性的空间场域，或光影场境的空间诗性比喻，或是短暂消逝的‘雕塑物质’所赋予的时间诗性叙述等等。与此同时，‘雕塑’成为界限参照，通过非雕塑性的确认而划分出新的当代立体艺术的其他存在形式。”创造诸多非现实的矛盾对立：轻重、软硬、大小、光影、平静与骚动、你我、有无……在无形、无相、无常、无定、无用、无穷、无极限的东、西方哲学和美学里找到平衡，这就是杨子强的雕塑艺术。

在格拉斯哥艺术学院修读期间，杨子强的雕塑创作思维从之前的具象写实转向抽象。以记忆深处的“云朵为灵感，发展出一系列以‘不确定性’、‘矛盾点’、‘非现实’为创作精神主轴的立体视觉感知作品，用真实的、可触摸的物体，体现非现实的集合”；“他着迷于物体、空间和作者之间的语言和空间关系。他的作品打破了人们熟悉的空间比例和视角概念，同时审视了构建扩展超现实世界的人类状况”<sup>[1]</sup>。在杨子强众多的观念性作品中，2007年创作的《无树之日》荣获2008年首届新加坡艺术奖（APBF Signature Art Prize），尤为引起国内外美术界的重视。他用自少年时期就留下的水势无形的概念，创作了一件无与伦比的作品——溶化一座美术馆。

《无树之日》是杨子强参与新加坡国家博物

馆“现场艺术创作计划”的一件作品，首次展出是在2007年，2014年在新加坡美术馆重新展出。“主办单位让艺术家以博物馆现场的建物结构作现场的创作对话，期待艺术家来改变观众对博物馆的观看印象。在据点对话上，杨子强将博物馆圆形大厅内的砌砖和石灰柱化成了一个融化、流泻状态中的生命体。后来2014年在新加坡美术馆的版本，杨子强又将馆内特别展厅‘密室’（The Secret Room）入口处的古典希腊圆柱溶解为一滩白色液体。”<sup>[2]</sup>这件作品是一种富于诗歌化的、暧昧的艺术表述，虽然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却折射出美术馆这种文化机构被观看的主观尺度。1990年代后期，台湾的高千惠<sup>[3]</sup>教授曾经写过《是谁杀了美术馆？》的一文，探讨美术馆的公共性、美术馆的硬件和软件之争、“爆堂秀”（Blockbuster Show）与“主题园”（Theme Park）的盛行，以及民粹与精英定位的困惑等问题。杨子强的作品无疑进一步阐述了寄居在巨大、夸张、暴力视觉经验下的娱乐美学，回应了当代艺术生产模式与机制空间伦理之间的关系，让人措手不及，惊叹于不愿错过现场。这件作品相当有震撼力，是杨子强的大众化、波普化、媒体化、文娱化的“缪斯殿堂”概念的延申，又似乎是一则描述未来艺术社会的寓言，在当时所有的预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被一众国际评委一致认定为是杰出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材质特殊的缘故，该作品本身无法以实体形式收藏，每次展出都要重新制作，这让新加坡美术馆颇为纠结，对是否可通过收藏“制作方法”完成正式典藏该件获奖的“实体”作品伤透了脑筋。这也许就是刹



《修趾甲》镜面不锈钢、粉色烤漆树脂，9m(W) x 24m(L) x 15m(H)，2013年

那与永恒的迷思吧。反观杨子强，他对此则毫不在意，彼时他还未转籍新加坡公民，仍幻想着有一天返回故乡，享受云水谣的诗意。

杨子强的另一件作品《丽美中心——金山上的美容院》也广受赞誉。这件作品，“是他那些夸张的球状女性形体，以一种膨胀，同时又滑稽、怪诞和可爱的手法，描绘性征。”这是一种过度，而非优雅。“在杨子强如积云状般饱和与肿胀的粉红和银色女性形体中”，“横跨继承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美学”，“巴洛克？因为如云状般的女性形体，体现了同名于这段艺术史时期的华丽‘畸形珍珠’。而洛可可？因为它们让华丽装饰的沉重变得轻盈，带来了一种嬉戏般柔和且蓬松轻薄的心境。”<sup>[4]</sup>

杨子强认为，“我们身体的有限存在时限，诱发我们对无限时间的想像。当我们欣赏着那些滞留于历史长河中的雕塑或物件，以时间胶囊般，跨越时空的简单滞留方式，物理性的保留着曾经存在的‘事件’讯息时，无可避免的，这悠远时间的长度直接诱发观者对于遥远过去的存在想像，也同时是指向于未来的。于是，我们把对时间的未来延续想像架构在坚固恒久的材质上，如同这正在被欣赏着的，过去的经典。当代的个人表达形式已然跨越了纪念碑般的古典形式。我们回到生活中寻找能够细腻刻划‘时间’的日常材质，进行着‘时间单位’的新清单统整，而这也包括滞留在这些「时间刻度」之间所连系着的日常经验。影像纪录的普及时代下，我们进一步把‘时间单位’的精密刻划度延展至当下瞬间，并通过可反覆回溯的影像再现，不断的重启已消逝的过去当下。不同物质的存在时限，允许我们能够



《无树之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限地装置作品，环氧树脂，12m(W)x12m(L)x4m(H)，2007年



《丽美中心——金山上的美容院》朱铭美术馆限地装置作品，环氧树脂，12mx5m，2017年



深刻阐述相对物质之间所构成的‘时间剧场’。通过重启当下的永恒回归和一个‘永恒瞬间’的诗性定格，进一步跳脱坚固材质的经典滞留来确保创作者的想法能被持续的转述。通过确认艺术创作所积极架构的个人意识面与个人显性表达的趋向，以及创作思考的时间滞留性与持续存在性，我们可稍微区分出艺术创作有别于普世哲学/禅学的思考着力点。”<sup>[5]</sup>

杨子强的工作室兼展厅曾举办过很多小型的展览，参展的大多是往来新加坡的西方艺术家，间或也有本地艺术家参与。工作室的玻璃门上，贴着一个数字——2052。他说，雕塑可能会失传。雕塑和装置不一样，和当代艺术中的现成艺术品也不一样，不仅需要概念和艺术的想象，还有很多技术元素。他希望几十年之后的2052年，雕塑还在。当然，这是狭义的学术层面的意涵。

#### 注释：

- [1] 佚名，《新加坡雕塑艺术家杨子强：颤动的表象》，“Aart一间宅艺术”网站，2019年4月21日。
- [2] 杨子强、陈燕平、约翰·卡尔卡特等，《VAGUEVOGUE，模糊时尚——杨子强作品Lifestyle Magazine, The Yeo Chee Kiong Collection》，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21年7月8日。
- [3] 高千惠，知名台湾学者，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研究所客座教授，亦曾任教于美国纽泽西蒙克尔州立大学、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高雄国立师范大学跨领域研究所等。
- [4] 苏茜·林厄姆博士，《反讽的雕塑角色铸型——“美的提问”的可被提问性》，《VAGUEVOGUE，模糊时尚——杨子强作品Lifestyle Magazine, The Yeo Chee Kiong Collection》，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21年7月8日。
- [5] 杨子强，《泥塑的时间剧场》，台湾国立美术馆，2021年（2022年，该馆再次结册选编此文印刷出版）。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Yeo Chee Kiong, the artist who melted an art museum

Yeo Chee Kiong (b.1970-) is currently a Singapore art sculptor of the mid-generation with the mos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e was born in Pontian, southern Johor, Malaysia, which is also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Continental Asia. In 1990, Yeo came to Singapore with nothing but a backpack filled with some simple clothing to study at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philosophy is inseparable. Art is the philosopher's realistic sensation and illustration of judg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Philosophy is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logical consciousness system. Art can interpret philosophy very well. No matter how exquisite a philosophical theory can be, it will appear boring if it is lack of artistic and concrete reconstruction. "Phenome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s of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structures of experience and consciousness. Its founder is the German philosopher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Husserl defines that every appearance is the representing image of something, "all consciousness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and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also an absolute that transcends time, space, and individuals, and exists objectively in general. It is a study of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or the description of priori essential law, and nature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absolute understanding.

Yeo is a loyal supporter and practitioner of phenomenology. In 2002, while he was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in fine arts at The Glasgow School of Art in Scotland, h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derived from Husserl's phenomenology by the French philosopher Maurice Merleau-Ponty, and the "transcendental boundary" extended from it which he found the perfect fi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 personal sculpture art. Among Yeo's many conceptual works, "A Day Without A Tree" created in 2007, won the Grand Prize in the inaugural APBF Signature Art Prize held in 2008 and has captured attention from the art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He used the concept of invisible water current that he had retained since his youth days to create an unparalleled work - melting an art museum.

Yeo's work has shifted from figurative realism to abstraction. Inspired by the clouds deep in his memory, he has created a series of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perception works with "uncertainty", "contradiction" and "unreality"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creative spirit, using real and touchable objects to embody a collection of unreality. He is fascinated by the language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s, space and the author. His works break from the familiar concepts of people on the spatial proportion and vision while examining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nstructing an extended surreal world.



文图·郭永秀

乡音无改鬓毛衰  
创作逾千首潮州童谣的

笋心



2024年5月9日上午，我在家中接待了一位睽违超过半个世纪，和我一样是潮州人的朋友——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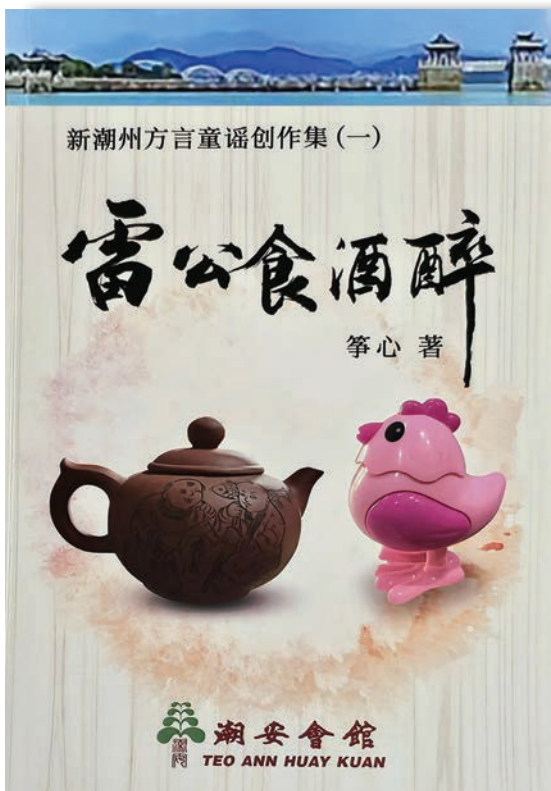
笋心告诉我：50多年前我们曾经见过面，那是在一份文艺刊物《星岛少年》的主编何豫樑所组织的一个文友聚会上。经他一提起，回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50多年前，那时我们大家都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少年，刚刚开始接触文艺，开始写作的年代。这些年来大家各做各的，朝着自己的方向奋力前进，一眨眼却已经过了数十年。

笋心说他这些年来正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也不会受社会所重视和关注的工作——那就是创作潮州儿歌。笋心原名蔡鸿森，194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江东上水头乡。1958年跟随母亲南来。他一向来都非常喜爱儿童文学写作，出版了许多儿歌、儿童诗、儿童故事等，一共20多册。但因不舍潮州童谣这一潮州传统文化的消失，2018年初开始创作新的潮州方言童谣，作品逾千首。

潮安会馆出版  
《雷公食酒醉》

最近新加坡潮安会馆为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雷公食酒醉》。这本书是本地第一本潮州方言童谣创作集，收入潮州方言童谣120首。作者以纯朴优美的潮州口语文字，动画式地吟诵了孩





新加坡潮安会馆为箏心出版的新书《雷公食酒醉》

孩子们的童话世界。全书题材分为三方面：第一，潮汕文化篇，如《湘子桥》《柴房会》《灶神上天》等；第二，狮城文化篇，如《鱼尾狮》《红毛丹》《十八溪滘》等；第三，中华文化篇，如《象棋》《黄鹤楼》《牡丹亭》等。这部分主要是描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

箏心这本书中所创作的童谣，虽然只有120首，只占了他所写的作品中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里面看出他对创作潮州童谣认真的态度。

创作潮州童谣，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单从文字上来说就是一件不简单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潮州字在我们的智能电话或电脑的字库里面是找不到的，需要通过造字的程序。而箏心是一位电脑盲，而且连手机也没有，他的文章仍然都是用手写的，需要别人替他输入电脑，所有高科技的东西对他来说都遥不可及。我们可以想象他要出版这样的一本书有多难？但是他还是做到了。

## 童谣受福建、马来话影响

箏心10岁的时候从中国南来新加坡，所以对10岁以前所学的童谣印象深刻。他所创作的这些童谣仍然具有潮语的韵味，只是居住的所在地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所以内容深受本地环境和生活的影 响，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且试试看他所写的一些潮州童谣。

### 《月娘光光夜色好》

月娘光光夜色好，照树照池照猪槽。

猪因相枕鼾鼾死，只只肚皮滑无毛。

“鼾鼾死”是“酣睡”的意思。这是书写早年乡下人养猪的情形，虽然这种场景离我们有些远，但能让我们感受以前的人的一些生活状况。

### 《二只白猫仔》

二只白猫仔，四目看尾蝶。

一只胆欲掠，一只唔出声。

尾蝶想想淡泊惊，猛猛飞走唔去听。

“尾蝶”是潮语的蝴蝶，“掠”是“抓”的意思，“淡泊”即“很少”，它其实不是潮州话，而是福建话（潮州话应为“滴仔”）。

再看其“师城文化篇”中的潮州童谣：

### 《鱼尾狮》

鱼尾狮，企海墘。

看船去，看船来。

日夜啰看海，看海看七个？

……

“企海墘”意即“屹立海边”，“七个”是潮语“什么”的意思。这首童谣描绘出了新加坡有名的地标鱼尾狮。

### 《拖只大舢船》

天顶飘白云，海鸟飞成群。

一只火船仔，拖只大舢船。

船顶载树棍，树棍大大捆

……

船顶载白米，有米可焗饭。

这首童谣描绘出早年新加坡河上的大舢船匆忙来往载货的情境。所谓“大舢船”是一种木制的船，通常船头漆上一片红色，加上一个

黑色大眼睛，负责将大轮船上卸下的货，运载到新加坡河畔的货仓或栈房。“树柅”即“树胶”的意思，“焯饭”是潮语的“煮饭”。

#### 《十八溪墘》

一条长溪呢狭狭，溪墘有铺十八间。

……

船头画有大目睷，行猛行慢仔细看。

假如是箏心还在中国，他绝对写不出这样的童谣，因为中国没有新加坡的“十八溪墘”。“目睷”是“眼睛”的意思，其实是福建话。“行猛”即“走快”的意思。

#### 《滨海湾》

鱼尾狮，罗雾水。摩天轮，慢慢斐。

金沙客栈过头崙，起去着搭电梯。

“雾水”即“喷水”，“斐”即“转动”，“崙”即“高”。他把新加坡的摩天轮及金沙酒店收入童谣里，这有助于儿童认识本地的地标。

#### 《门脚一丛峇鲁咕》

门脚一丛峇鲁咕，开花结果正峇鲁。

狗仔树下等欲食，看来伊人着等好久。

其中的“峇鲁咕”指的是一种南洋的水果，“峇鲁”则是马来话“刚刚”的意思。

## 体现本土色彩的童谣

从以上的一些例子中看来，箏心所写的潮州童谣其实并不“纯”，因为有一些名词受到闽南话和马来话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居住在南洋这个特定的区域，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是无法避免，也无可厚非的。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以及所处的区域的影响而不断地改变、进化和自我调整。这恰恰是体现本土色彩的“天作之合”。

凭着对家乡童谣的一份热爱，对自己母族的根的维护，唯恐这美丽的乡音会在营营碌碌的社会中消失无踪。箏心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在这商业的泥潭中激不起一丝涟漪，但他没有理会这些，更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执意的不断努力创作。而如今他已届76岁的高龄，虽然乡音未改，却已经两鬓星星，头发稀疏，可谓“乡音

未改鬓毛衰”了。

这本书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一份热爱母族文化的热忱，一颗传承文化的赤子之心。

可以想象吗？箏心对电脑、手机一窍不通；不懂得上网，更不懂得利用手机的便利来写稿、传简讯，他连打字也不懂。可以想象他有多困难吗？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能够出版一本潮州儿歌，这是多么艰难的一种努力啊！

箏心为了这本书到处去寻求援助，但完全引不起文化界人士的注意。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潮安会馆，愿意赞助他出版这本书，总算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但其实他写了1000多首潮州童谣，这本书只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我希望他以后还有机会再出第二、第三、第四本书。

## 潮式拼音的商榷

普通话有4音，潮州话却有8音，所以在每个字的拼音上面都有一个号码，从1-8来表示它是属于哪个音。由于潮州的音有许多是普通话里找不到的，这些潮州话的拼音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如果不熟悉，读起来会有些怪异。

潮式拼音基本都能够拼出潮州话来，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不过偶尔有一两个字，我觉得拼音还需要斟酌的，比如“孖团”（书中拼音为nou1 gian2），即普通话“孩子”的意思。依我的想法，“团”的拼音应该是gia2才对，“n”是多余的。另一点：“走仔”即普通话的“女儿”，书中拼音为zao2 gian2，我认为应该是zao2 gia2。而且这个gia2是同一个字，但是却有两个不同的字“团”和“仔”，用字显然不统一。同样的，我觉得“亲戚”（普通话的“亲戚”）的潮州话发音应该是“cing1 zia5”而非“cing1 zian5”。有关潮式拼音的问题，我对此不熟悉，只能说出我的观感，希望能有方家指正。

我一直认为潮语和其他方言一样，是华族不同籍贯人士的根。要保留我们自己的根，从童谣开始，这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 新加坡与马六甲之间

## 原籍同安白礁的王九河家族



文图·陈煜

1872年5月18日，王有海、九河与沧周分别捐献500元，集资购买面积约221英亩多的土地，位于今武吉知马谦福路一带，习称“姓王山”。王氏宗人称之为“太原山”，被王氏慈善（开闽公司）视为献山人的是来自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今漳州龙海角美镇白礁村）的同宗叔侄，其中王沧周出生于原籍，有海与九河分别出生于新加坡和马六甲。

宋旺相在其1923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对于王九河（又作：求和，?-1889）及其子德林（又作：德霖，1876-1912）有相当篇幅的介绍，不仅因为这对父子的社会地位，更因为英年早逝的德林是他在海峡华人俱乐部的球友，两人曾同在网球场上驰骋。作为献山人后裔，德林长子瑞洲（?-1979）于1924年

被推选成为王氏慈善（开闽公司）最早的信托人之一。

本文通过梳理早期中英文新闻报道，比对宋旺相的记录，回溯王九河与德林的生平，特别是家族生意，以及对慈善教育事业的捐助，呈现这个马来亚海峡华人家族在新加坡与马六甲之间的迁移互动，以及家族的传承兴衰。

### 由甲至星经商的王九河

尽管宋旺相称出生于马六甲的王九河未受过正式教育，值得关注的是，王九河家族在马六甲相当有名望，其长兄庆云是有名的头家，拥有大量种植园，以种植木薯闻名；弟弟步月早期在新加坡协助他经营，后返回马六甲经商，1888年高票获选担任市政会议员；侄儿锦辉（即庆云的独子）于1900年获封太平绅士。

虽然不知王九河前来新加坡是否为扩展家族生意，可以断定的是他擅于经商，很快在本地建立起商业网络，1850年代末已独资经营源通号。值得关注的是，曾举荐1852年12月底在英文报纸上通告解雇王九河，曾的商号名为Chop Jew Wan。随后王九河与人合伙成立源通号（英文名称：Kew Ho, Swee Kam & Co.），1858年8月12日合伙人之一Neo Swee Kam公告退出合作关系，同年12月，王九河通告源通号（华文名称：王九河有限公司）已成为其独资公司。

庄钦永1984年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勿基”时，曾介绍源通号为藤商。事实上，源通号主要经营土产贸易，1860年代以王九河有限公司的名义经营船务，拥有若干艘大吨位的船只，主要往来马六甲和巴生。相信王九河的生意与其家族在马六甲从事种植加工有关，他们在马六甲主导的两大木薯



王九河像  
(图源：《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1982年)

生产与加工公司，分别是在万里茂的Chop Ong Hin Kong-see，以及马接的Sin Ong Hin Kong-see。王庆云去世后，马六甲的家族生意由其子锦辉负责拓展，其优质的木薯粉在马来亚享有盛誉，在木薯的种植加工销售上获利甚丰。

除了经营自己的公司，王九河表现出海峡华人对于西洋新型产业的敏感，在商业投资上具有前瞻性。1883年新加坡电车有限公司创办之初，他是七位董事中唯一的华人；同年9月召开的海峡华人保险公司首次股东大会有16位预备董事，其中只有五位华人，王九河位列其一；1885年初新加坡商人筹划成立本地的火灾保险公司，在欧洲人为主的倡议人中，王九河也是少数的华人之一。除此之外，他购买了10股（每股150元）的砂劳越与新加坡轮船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118份旧丹戎巴葛码头公司的股票。

1870年代王九河跃身成为海峡三州府的华族代表之一，不仅深受同胞敬重，亦深得欧洲人的尊敬。1886年英华学校创办之际，王九河也是最早的赞助人之一，并将幼子德林送入这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接受英文教育。1888年10月17日，与郑玉麒、陈明远、陈庆照、陈金钟等成为海峡殖民地协会新加坡分会创始会员。

不幸的是，王九河在偶染微恙几天后，突然于1889年2月18日在新加坡去世。当时的英文报纸称他“以机智和商业能力累积了相当的财富，是富裕且备受尊敬的华人，不仅深受华族同胞尊敬，认识他的欧洲人也非常敬重他。”王九河去世后不久，步月亦逝世，1892年4月21日的一则公告显示，Beng Hee Neo成为王九河与步月的遗产执行人。

## 杰出的海峡华人王德林

王九河与步月相继去世后，1893年5月其家族生意出现调整，合伙人全部退出，由锦辉独自负责。在新加坡，Beng Hee Neo作为王九河产业的唯一遗产执行人和信托人，于1892年7月5日将源通号转卖给Ong Beng Lap和Ong Chuan Chuan，公司名称不变，推测接手人为王九河较年长的儿子。Ong Chuan Guan于1905年10月发布公告，声明于1905年9月14日将源通号的经营权转移给王德林。

王德林是九河最小的儿子，从小被父亲送入英华学校读书，是接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父



王德林像  
(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年)

亲去世时约13岁左右，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王德林是蓄着长辫穿金戴银的贵公子，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他热爱体育运动，1903年起活跃于海峡华人俱乐部网球锦标赛，曾蝉联冠军多年，是可以挑战国际网球高手的本地华人球手。1912年9月在为海峡华人俱乐部网球锦标赛颁奖时，时任主席宋旺相沉痛悼念王德林这位蝉联冠军的猝然离世。

王德林成年后接手家族生意，显示出极高的经商天份，是公认的成功商人。除了经营自己公司，他自1906年起每年都会在拍卖行购买不动产，包括黄金地段的店屋和乡村的种植园等，去世前几天还以重金买下克兰芝路的橡胶园与汤申路的果树园。

与大多数华商专注于经商不同，王德林对于公共事务充满热诚。1906年底林文庆医生在市政会议员届满之时不求连任，他指出海峡殖民地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问题，需要富有商业经验的议员，而大多数有经验的华商要么不会英文，要么是不愿意花费精力在公共事务上。王德林因而备受海峡华人社群瞩目。作为子承父业的成功商人，他不仅财务自由，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对于公共事务充满热情，有着旺盛的精力与强健的体魄。在李浚源的提名与陈若锦的附议下，王德林被推选为中央区的候选人。有趣的是，因





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首届委员会集体照。国家档案馆注解前排左一为王九河（Ong Kew Hoe），他于1889年逝世，笔者推测国家档案馆标注错误，可能是其子德林（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年）

为华人习惯排资论辈，已是而立之年但长相年轻的王德林受到一些非议，尽管如此，他仍以高票当选。

宋旺相曾写道，众望所归之下，王德林接替林文庆医生进入市政会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他仔细研读市政条例，很快熟悉相关事务，出席每月的例会与特别会议，以经商才能为市政会提供建设性的提案。1909年12月在完成三年任期后，王德林不求连任。尽管退出市政会，他依旧关心社会事务，于1910年4月获任为乡村局委员，1910年12月获封为新加坡的太平绅士。值得一提的是，王德林去世后，林义顺接替其在乡村局委员的位置。

遗憾的是，年轻有为身体强健的王德林染上痢疾，不幸于1912年7月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36岁，六天后安葬于武吉知马华人坟场。当时的一份英文报纸追忆了王德林的生平：“对于公共事务产生浓厚兴趣，1907至1909年期间担任市政会议员，也是新加坡志愿军、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华人志愿者俱乐部、海峡华人俱乐部等的成员，留下遗孀和五个孩子。”在该月的市政例会上，科格兰先生提议向其遗属表达哀悼。他指出王德林的去世使得新加坡失去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市民之一，因其商务经验，王德林对于市政会的财政组，特别是不动产管理上贡献良多。

### 捐助华人慈善教育事业

1872年王九河与有海、沧周共同捐资为闽籍

王氏族人购买山地时，正值事业的高峰期。1886年奥尔德姆牧师在新加坡倡办英华学校时，王九河是最早的赞助人之一，并将幼子德林送入这所教会学校读书。1896年陈恭锡在报刊发表评论，指出英华学校教育中的宗教问题。他提及早期华人支持办学的条件之一，是不得在教学和寄宿期间为尚未成年的孩子灌输基督教义。成长于这样的海峡华人社会环境之下，王德林有着蓄长辫与热衷体育的双面人生。

作为英华学校最早的校友之一，王德林对母



王瑞洲像  
图源：《王氏慈善（开闽公司）  
三庆特刊》，1999年

校有深厚情感，热诚地支持本地教育。1910年1月为英华学校捐款800元为7号班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1913年遗孀谢琳娘以他的名义再捐献3000元设立奖学金，专门资助欲进入高级剑桥班和七号班的贫穷华族男生。虽然王德林并非圣若瑟书院校友，但在生前表达过要捐助该校的华族男生进修高级剑桥班，谢琳娘实现丈夫的遗愿，捐出1000元设立王德林奖学金，也在莱佛士书院设立王德林奖学金。宋旺相曾在书中称赞她是富裕娘惹遗孀支持教育的典范。

## 结语

出生于马六甲的王九河，在新加坡成家立业经商超过30年。作为海峡华人，与本地华族和欧洲社群均有密切来往，成为太原山的献山人，亦支持英文教育。同时，他保持与出生地马六甲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是在商务上经营往来两地的船务，与兄弟侄儿经营木薯种植加工；另一方面继续在马六甲购地置业。

王德林不仅子承父业，还在社会上建立起声名，崇尚体育运动，热心公益事业，成为海峡华人精英代表。遗憾的是他的英年早逝，儿女均未成年。所幸他留下丰厚的遗产，遗孀谢琳娘独力将儿女抚养成人，继承其遗志为三所英文学校设立奖学金，活跃于本地社交圈。不幸的是1929年初谢琳娘被判破产，王德林在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庞大遗产先后被拍卖，1931年5月12日谢琳娘逝世，安葬于太原山塚地。

尽管王德林早逝，作为献山人后裔，其家族保持与姓王公司的联系。1924年王氏慈善（开闽公司）选举信托人之时，年仅20多岁的瑞洲被推举为首任三位信托人之一，直至1979年12月14日去世。与社会地位显赫的父亲与祖父相比，王瑞洲的生平较为平淡，1929年在其母亲被判破产后，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海峡华人家族淡出公众视野。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cca: The Ong Kew Ho Family

Ong Kew Ho (also known as Kew Hoe, ?-1889) was one of the three donors who each donated \$500 to purchase a large piece of land collectively for the Hokkien Ong clan in Singapore. Though they were all originated from the Baijiao Village in Tong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Ong Kew Ho was the only Malacca-born. In his book entitled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r Song Ong Siang had a brief record of the lives of Ong Kew Ho and his youngest son Tek Lim (c.1876 - 1912).

Despite the saying that he built up his fortune from scratch, Ong Kew Ho had a prominent family in Malacca. His eldest brother, Keng Hoon, was a Towkay in Malacca known for his tapioca plantations. His younger brother Poh Guat first assisted him in Singapore and later returned to Malacca, where he was elected as a Municipal Commissioner in 1888. His nephew Kim Hwee, the only son of Keng Hoon, was awarded a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1900.

Ong Kew Ho was known for his excellence in developing business networks. After leaving the Chop Jew Wan owned by Chan Koo Chan in December 1852, he set up the Chop Gwan Tong in partnership with two friends and turned it into his sole proprietorship in December 1858. The Chop Gwan Tong was mainly involved in trading local produce, and operated the shipping routes between Kl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He was also farsighted in investing in new industries and became one of the few Chinese board members in The Straits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Singapore Tramway Company, Limited, which were founded in 1883. When Ong Kew Ho died on 18th February 1889, the local press reported that "he was much respected among his own countrymen, and not less so by those Europeans with whom he came into contact."

Ong Kew Ho's youngest son, Tek Lim, was well-educated in English a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pupils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He was enthusiastic about public affairs and had won the tennis championship in the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Tournament for many years. Despite his young age, he was elected as a Municipal Commissioner for the term from 1907 to 1909. Thereafter, he wa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Rural Board and awarded a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1910.

Unfortunately, Ong Tek Lim died from dysentery on 6th July 1912 at the age of 36. During his lifetime, he donated to his alma mater to set up a scholarship in his name. To fulfil his last wishes, his widow Chia Lim Neo continued to set up the scholarships in his name in three schools, including Anglo-Chinese School, St. Joseph's Institution and Raffles Institution. The Ong Family remained in touch with the Seh Ong Kongsu even after Tek Lim's death. His eldest son, Swee Chew (? - 1979), was elected as one of the first three trustees for the Seh Ong Charity in 1924 when he was still in his 20s.



# 隔洋因应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

**清**晨，位于禧街的中华总商会正门两侧围墙上的九龙壁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九龙壁就矗立于此，仿佛默默坚守着守护商会的使命。时过半百，九龙依然姿态生动而尽显霸气。正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初是在清王朝的直接推动下所创设的那样，该九龙壁亦诞生于北京。那么，本地商会的建立与中国又有何具体关系呢？

### 中国清末 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商部的建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开始发生巨变，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国门被打开，在西方商品涌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包括“商会文化”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也逐渐输入中国。

众所周知，法国是现代商会的发源地，早在16世纪便确立了有组织的商会制度，后来传到

西欧各国。接着东方的日本也于1878在东京成立商会。商会最初是商贾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商业发展而自发组成的，经过发展后，才得到本国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并在其监督和保护之下，组织体系日臻完善。西方殖民势力向外扩张时，也把商会组织带到了他国。

英国人在广州建立商会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1834年，时隔两年各国商人又在中国联合组建了第一个洋商总会，力保自身利益。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商来到中国，他们设立商会，依靠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商界交涉，垄断贸易，打压中国商人。这种凭借软实力进行的经济战，不像真枪实炮的兵战，是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侵略手段。

因此，当时中国一些能够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家，例如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面对西力东侵，认为首当其冲的威胁是坚船利炮。因此18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主导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起初仅聚焦于发展军事工业而追求“自强”。不过，这未能阻挡西方经济势力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中国衰落。中国的一些政治家与精英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强大的国防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要自强必先求富。要求富，则需要发展工商业，需要与洋商进行“商战”。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实业救国论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与同业公会在清末开始出现，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趋于瓦解。

“士农工商”的秩序结构和“农本商末”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封建统治者的抑商政策和社会的贱商习俗，使得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低下。清末随着重商之风渐盛，商人能够捐纳买官取得功名虚衔，在形式上跻身于“绅”之列。一直受鄙视的“奸商”成为令人仰慕的“绅商”。

甲午战争后，中国朝野上下振兴实业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外景  
(笔者摄于2023年底)



# 中国的渊源

文图·黄兰诗



以保利权的呼声四起，“重商”观念显著提高。1903年9月清政府创设“商部”，掌管通商及运输等事务部门，1906年11月商部并入工部，改称“农工商部”，统辖农工商实业。

商部的宗旨：整顿商务、讲求商学、联络商界、和协商情、启发商智与振兴商利。要达到以上目标就需要得到商界的通力合作。清政府早已注意到洋商会在向中国经济扩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虽说中国封建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为商人争取利益的公会、行会或公所等业缘互助会，但在甲午战争前，这些组织基本由旧式商铺、手工作坊、小商贩等组成，主要协调同业关系，与西方商会相比，缺乏对整个商界的领导力量，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密切。

清政府决定推动建立新式商会，于是在商部建立的翌年颁行商会章程，规定所有商业公所改称“商会”。此前上海的官员和商人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因此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该商会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商会，为中国商界树立了榜样。

商部十分支持商会的发展，也重视对商会的掌控。商会总理由政府委派，受制于政府的总理自然就成了其“线人”。而商会不但管理企业，还兴学堂、办杂志、参与社会管理、帮助政府收税，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政府的替身。例如：合同、贷款、地契等所有商业文件由商会盖章后，均被视为获得官方承认的凭证。因此，商会既是政府有效控制商人的组织，也是实现政府与商家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在政府推动下，中国各地纷纷建立商会，1911年清政府垮台前，全中国已有九百多个商会。

## 清政府与海外华商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认识到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开始改变态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百日维新失败逃到海外的康有为等人，都极力争取华侨，尤其是其中的实业人士支持，海外成为革命党与保皇党反政府的重要基地。对此，清政府不得不多方笼络华侨，孤立反政府人士，博取侨民对朝廷的效忠。二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重压下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开始关注海外“富源”华商，试图挖掘侨民巨大的经济潜力。

作为争取华侨的举措，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节团到海外访问，与华侨联络感情，试图通过亲善活动，向华侨宣传政府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招商引资，筹集海防，号召赈捐等，同时达到排挤反政府势力的目的。清政府在海外的外交机构也将护侨视为主要工作之一，积极关心其福祉，保护其利益。华侨在清朝外交官眼中从“判民”转变为“赤子”。

不过，仅仅靠使节团与驻外机构做华侨的工作效果有限。要加强海内外联络与信息交流，传达朝廷的政策与恩惠，鼓励华侨向国内输送建设资金，争取富裕侨民的支持，只有利用侨社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于是，清政府想在海外侨商中“推销”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商会”模式。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清政府的关系

早在19世纪中叶，本地已经出现行会等组织。如戏班的“梨园堂”、粤帮木匠的“北城行”、建筑业的“鲁北行”等。但这些华社与清政府毫无关系，并且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中国的行会。因此，清政府需要一位既亲朝廷又能获当地商人信任的领袖出面成就此事，时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张弼士成了不二人选。张弼士奉命南来，先在檳榔屿建立商会，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朋好友，也是他在东南亚的事业根据地，但进展有限。

张弼士于是来到新加坡倡导建立商会，并且



率先捐献创立资金3000元叻币。其倡议得到本地侨领吴寿珍等积极响应，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顺利创立。

张弼士可谓得天时地利，主要因素有：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本地国际贸易不断增长。新加坡华商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华人商会来全面整顿商务、联络商界、启发商智、振兴商利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二，19世纪末华社针对殖民政府的商业破产修正法令展开辩论，著名商人余连城等试图设立“华商公所”保护华人利益，但未能如愿，张弼士来创办商会时此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三，正逢本地潮州社群内部发生分裂，部分富裕而有影响力的成员想靠建立商会开拓另一个阳光道。四，本地华商的社会地位往往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承认。商会则是以清政府为靠山的，这对于本来就具有浓烈中国情怀的华商而言，自然愿意靠向这种非正式的政治权力。

## 清政府的海外准派出机关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华商文化馆”常设展览的文物中，展有《商部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立案事致外务部咨文》与《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设立商会的咨文》，弥足珍贵。据此可知张弼士等筹建商会的大致情况。

清廷的批准形式是赐授“关防”给商会。所谓“关防”，乃长方形印信。像其他中国各地的商会一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官方的来往书信，必须盖上“关防”才能生效。中华总商会的筹建源自清政府授意，被赐授的“关防”则意味着其最高权力来自清政府。这一权力的象征不言而喻加强了商会在华社的地位。

1906年8月14日，清廷颁发的“关防”抵达新加坡。两天后商会举行了隆重的启用“关防”大典，商会总理、协理和议员们都盛装参加。大典的最高潮是与会者朝着“阙”（泛指官

殿或帝王的住所）字行大礼。

据史料记载，当年这个“阙”字是写在一面大玻璃镜上，置于堂北桌子中央，商会人员是穿清朝袍服，戴顶带花翎，行三跪九叩大礼，向皇上和皇太后表示忠诚和感恩。通过此仪式，商会名正言顺地成了清朝商部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商会的领导层自然也象征性地成为清政府某个等级的官员。这亦符合侨商们的意愿：摆脱四民之末，拥有绅商的社会地位。

中华总商会依附中国政权主导者的这种格局，不仅出现于成立之初，伴随着中国政治的跌宕起伏而时强时弱，直到二战爆发为止。宋旺相在《百年华人史》写道：“某些欧洲人有把中华商务总会当成是中国政府办事处的看法。我们相信商会在北京注册是引起欧洲人作出这种臆断的



《商部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立案事致外务部咨文》（华商文化馆）

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华商务总会纯粹是本地的一个商业团体，它完全致力于增进其会员的利益和整个商会的发展。它根本没有政治上的关系。由于必须给予它的会员在中国居留时得到各方面的保护，它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承认，这就是它和中国政府的全部关系。”

文中提到的“保护”，指中国政府给回国经商、探亲的会员颁发“商照”而提供的相关保障等。这对会员来说极其重要，也势必决定了商会的政治态度。因此，虽说商会和政治无关，纯粹以商为基调，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政治倾向、意识和效忠对象上似乎有一些明显的色彩。例如，商会要员从第一届到1912年的第七届都在就职仪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直到民国二年即1913年第八届才改用鞠躬礼。还有，商会成立之初，每逢慈禧太后与光绪的诞辰，必登报通知本地华商在当日高悬黄龙旗，张灯结彩

以示庆祝。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驾崩，商会则致电北京农工商部吊唁，谓“两宫宴驾，侨民同悲”，同时特别通报本地商界学界，促令停市停课以表致哀。一些华族商铺响应，但同盟会人士的商店不仅照常营业，还大肆庆祝。保皇党人士对此十分愤怒，击破其商铺及其玻璃门。据载，当日警察及时出面阻止革命党人燃灯结彩，才消除了保皇党人暴动的可能性。

上述冲突也充分暴露了华商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据说此事件打击了革命党在本地的实力与声望，同一年同盟会将设在新加坡的总会迁移至檳城，此事件也许是导致搬迁的原因之一，不过亦为同盟会员另设炉灶建立商会留下了伏笔。

即“华侨总商会”，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新商会公举陈楚楠为代表赴北京向袁世凯政权申请立案，4月获得批准，成为一个公开合法的商业团体，史称“新商会”。与之相对的中华商务总会则被称为“旧商会”。

新商会一建立就举行“华侨爱国捐”，旧商会也举办了“中华国民捐”。两者目的皆是帮助北京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属于和平竞争。新加坡一下子出现两个同类组织，估计一些华商也无所适从，据说新旧商会同年7月有过3次合并谈判，均未成功。

不过，这种状况并未能持续下去。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取缔国民党，以一埠不能设立两个商会为由，逼迫国民党人掌控的新商会解散。

新商会成员无奈并入得到袁世凯政府承认的旧商会。1917年旧商会改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后一波三折的商会至此在名称上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虽说在商言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因其特殊的出生背景，在孕育与成长的初期难免显示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色彩。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总商会的历史，反映新加坡的历史。”从上述历史来看，其成立初期曲折的经历倒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许可以说，商会初期的历史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的历史。

看，其成立初期曲折的经历倒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许可以说，商会初期的历史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的历史。



清廷赐授的“关防”  
(华商文化馆)



《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设立商会的咨文》（华商文化馆）

## 改朝换代下的新旧商会

1911年满清的没落，提高了革命党人在南洋各地的威信，也给支持革命党的华商创办新商会带来了信心。

据1979年《星洲日报》一文称：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新加坡华商在张永福等革命党人的倡议下召开商会大会，张等希望议决全埠华人庆祝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悬挂中华民国国旗。有人指责张永福等擅自发传单召集此会，认为“无有公开与合法之名目”，还有人强调商会职权有限，不能随时升旗庆祝共和成立，“盖满清政府未倒，若一悬旗，外人必干涉也”。结果在座两百余人互相辩论，秩序大乱，会议不了了之。在此期间商会仍悬挂象征清政府的黄龙旗。

革命派当然对此不满，决定另起炉灶，1912年3月22日向英殖民政府注册，创办了新商会

### 参考文献：

- [1] 《北城行庆祝鲁班先师诞》《南洋商报》，1957年7月11日。
- [2] 《南洋文摘》总第61期，1965年。
- [3] 《星华史上——新旧商会之争始末》《星洲日报》，1979年4月4日。
- [4]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年。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 盛港 泥泞乡道的涅槃



文图 · 李国樑

**新** 加坡东北部的盛港（Sengkang）以后港（Hougang）、榜鹅（Punggol）、实里达（Seletar）、白沙（Pasir Ris）为界，面积和乌敏岛相似。1997年首批盛港组屋区在实龙岗河谷完工，如今25万人居住在6万多个组屋单位的成熟市镇。

与其他人口稠密的市镇相比，盛港不像兀兰有地铁汤申线和南北线；也不像淡滨尼有东西线、滨海市区线和正在兴建中的跨岛线。东北线来到盛港，由轻轨为居民续航，与榜鹅和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采纳同一个交通模式。

## 拗口的地名

盛港不像多数组屋区以第几道第几街命名，地名甚至有些拗口。盛港的7个分区：河谷（Rivervale）、康埔桦（Compassvale）、安谷（Anchorvale）、芬薇（Fernvale）、盛港镇中心、盛港西，以及罗弄哈鲁士北（Lorong Halus North），您记得多少呢？在没有定位导航的年代，连在公路奔驰多年的德士司机都无所适从，感叹自己去了“荷兰”。

笔者花了好些心思，终于弄明白实龙岗河与榜鹅河之间的“两河流域”，是顺着河（river）、指南针（compass）和船锚（anchor）从东到西排列的，榜鹅河以西则属于链束植物（fern）茂盛的湿地。规划师以河流、渔船器具、水生丛林，还有一座以海洋为主题的雕塑公园来“还原”盛港的原生态，巧思不在话下。

## 盛港、港脚与半港

从前的两河流域有港脚、半港和榜鹅，榜鹅已“独立”成为仍在茁长中的新镇。至于盛港这么“兴盛的港口”竟然闻所未闻，那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从港脚谈起。港脚指的是实龙岗七条半石的“河口”，也就是昔日实龙岗路上段的尽头。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仍然是实龙岗村和渔港中心，上百艘渔船为本地提供新鲜海产。居民在更遥远的实龙岗河支流双溪登雅（Sungei Tengah）安家，因此出现河畔的甘榜双溪登雅。

甘榜双溪登雅地处“内陆”，因此俗称半港，有条名为罗弄盛港（Lorong Sengkang）的乡道，今日盛港就是以此乡间小路命名的。甘榜双溪登雅这个昔日盛港中心，就是今天的康埔桦，大家不妨想象康埔桦巷（Compassvale





1. 罗弄哈鲁士红桥 Lorong Halus Red Bridge
2. 罗弄哈鲁士湿地 Lorong Halus Wetland
3. 阿鲁密古兴都庙 Arulmigu Velmurugan Gnanamuneeswarar Temple
4. 崇义庙半港天后宫 Kampong Tengah Thian Hou Keng
5. 圣妇亚纳堂 St. Anne's Church
6. 圣若瑟修院学校 CHIJ St. Joseph's Convent, 前明德学校校址
7. 盛港雕塑公园 Sengkang Sculpture Park
8. 盛港第249座组屋 Sengkang Block 249, 前树德学校校址
9. 盛港中学 Sengkang Secondary, 前实龙岗支流双溪登雅河畔
10. 慈爱回教堂 Al-Mawaddah Mosque
11. 南侨中学 Nan Chiau High School
12. 盛港综合医院与盛港社区医院 Sengkang General Hospital
13. 盛港河滨公园 Sengkang Riverside Park

Lane) 的盛港中学门前小河淌水, 学生放学后嬉水取乐的光景。

## 康埔桦 从前半港的中心

甘榜双溪登雅位于从前榜鹅路九英里, 两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当然少不了学校、联络所和宗教场所, 距离甘榜半公里曾经出现过明德和树德两所小学。

明德学校(1932-1985)由天主教会创办, 关闭时安排学生转读圣婴小学, 原址兴建圣若瑟修院学校(CHIJ St. Joseph's Convent)。榜鹅的树德轻轨站(Soo Teck)以树德学校命名, 盛港第249座组屋一带就是学校原址。这是一所二战后民办的乡村小学, 校长黄华光的后人黄惠麟描述:“也许你有所不知, 每天下午班放学后, 校长的六七个孩子就一人一间擦黑板、扫地、倒垃圾、关窗关门, 十年如一日。另一些趣事: 学校没有音乐教室, 只有一台风乐机。上音乐课的班级便会上演孔明借灯, 将风乐机扛来扛去。碰上儿童节、国庆日, 学校几间教室就会打通变成一间‘大礼堂’, 蛮有气氛的。学校校旗是校长女儿设计, 校长夫人缝的。校长外号‘阿牛’, 牛脾气来时打你屁股开花。”学识渊博的校长身兼多职, 也是村长、地区姓氏公会委员和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 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

访问, 他还是欢迎会主席呢!

1963年落成的圣妇亚纳堂(St. Anne's Church)是盛港唯一的时代见证者。教堂开放十余年后, 附近住户接到搬迁通知。神父以为山穷水尽, 甚至考虑将教堂大门永远关闭。哪知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楼居民带来人气, 也为教堂带来生机。

## 安谷Anchorv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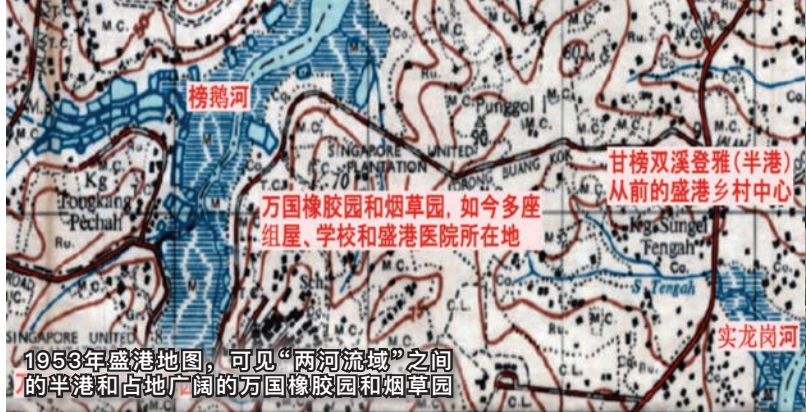
从前的安谷是辽阔的万国橡胶园和烟草园(Singapore United Plantation), 如今多座组屋、学校和医院坐落在昔日种植场。盛港综合医院与盛港社区医院在同一院址, 所采纳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启用的樟宜综合医院模式。当时四美的樟宜综合医院取代樟宜医院和大巴窑医院, 主要提供全面的急诊、住院和门诊临床专科服务。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于90年代初已提供复健护理, 2000年代中期搬到樟宜综合医院院区, 患者从综合医院“出院”后由社区医院接手, 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家园。

南侨中学是安谷唯一的中学。南侨于金炎路创校, 90年代因市区一带人口迁徙, 收生率持续下滑而饱受卧薪尝胆的滋味。千禧年初教育部政策改变, 将辅助学校管理权和土地拥有权脱钩。福建会馆接受政府赔偿, 南侨落户盛港, 成





1963年落成的圣妇亚纳堂是唯一的时代见证者



1953年盛港地图，可见“两河流域”之间的半港和占地广阔的万国橡胶园和烟草园



南侨中学是安谷唯一的中学



盛港河滨公园是“大自然中的城市”绿洲

为第11所特选中学。

目前安谷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另一所中学——欧南中学，预计2026年从现在的约克山搬迁到盛港，持续其教育使命。欧南中学的处境跟昔日南侨相似，面对周遭人口减少的困境，由于它是一所政府中学，寻找新地方、保留校名等都较易处理。

### 芬薇的盛港河畔公园

芬薇是仍在扩建中的分区，为芬薇保留昔日湿地生态的当数榜鹅河畔的盛港河滨公园（Sengkang Riverside Park），让相对年轻的组屋区出现“大自然中的城市”绿洲。公园的人造漂浮湿地面积约半个足球场，通过水生植物自然收集和过滤雨水，净化蓄水池的水质和促进生态平衡。它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吸引紫苍鹭、鸬鹚和小燕鸥等红树林飞禽。

从前新加坡超过九成的土地是密林，人口增加后变成“自然里的农村”。密林变民居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造成自然生态的流失。新加坡独立的首50年，创建了以公园、花园和开放空间为基础的“花园城市”，如今的理念是，将城市回归自然，重建消失的绿地来减轻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目前本岛已有50多条水道改头换面，能够更有效地排水。回顾新加坡近代史，低洼地区常

发生水灾，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几次大水灾，造成严重破坏以及生命和财产损失。二战后，公共工程部进行改善排水系统工程，例如拓宽和加深排水网络、加高低洼地区的道路，以及在河流和水库修建排水沟和防潮闸门。

新加坡独立后，由于开发土地兴建住宅、工业区而去森林化，导致水灾事件随之加剧。各政府相关部门于1970年代中期联合改造排水系统，总体规划河道、湿地、蓄水池及打造绿色设施。在舒缓淹水、收集雨水的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开门就可休闲的好去处。

新加坡自治之前，林德委员会报告书提出新加坡无法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物与水来自马来亚联邦，无法自供自足。我们曾经过度依赖邻国供水，因此，新加坡努力不懈地解决水资源和基本生存的挑战。如今公众可以更近距离亲近洁净水，“水城”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资产。

### 河谷的宗教场所

河谷的阿鲁密古兴都庙（Arulmigu Velmurugan Gnanamuneeswarar Temple）是一座由三间兴都庙组成的“联合宫”。第一间是二战后建立的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 Bhagawan Durga Parameswari Temple），主要信众是居住在实里达和惹兰加由（Jalan





河谷的阿鲁密古兴都庙是一座由三间兴都庙组成的“联合宫”



半港天后宫于百年前在甘榜双溪登雅（半港）诞生



罗弄哈鲁士北红桥两岸，分别朝迎旭日升，暮送夕阳下

Kayu) 的印度移民。小庙饲养奶牛，多年来为附近居民供应新鲜的牛奶粥 (paal payasam)。第二间马里安曼兴都庙 (Sri Mariamman Munieswarar Temple) 因信徒体验到奇迹而蒙上神秘色彩。第三间阿鲁密古兴都庙 (Arulmigu Velmurugan Temple) 原址在石叻路 (Silat Road)，为居住在火车轨道旁的马来亚铁道局员工提供心灵寄托。

这三座寺庙的负责人都希望建造永久性建筑来供奉神灵，最终在盛港达成所愿。大堂采用透光玻璃和透视圆穹顶，与现代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的庙宇格局相似。兴都庙每12年举行一次祝圣仪式，隔壁华人的崇义庙开放场地供邻居招待宾客，还有舞狮和马来传统鼓表演助兴。

说来凑巧，崇义庙也是三合一的联合宫，其中半港天后宫于百年前在甘榜双溪登雅诞生。靠海为生的人士源自先民习俗，半港居民多数捕鱼为生，因此供奉妈祖祈望得到庇护。上世纪80年代，半港天后宫搬到乌敏岛，千禧年之后搬回盛港，为从前的半港留下故土足迹。

面对故土，多少会带着月是故乡明的赤子情怀。半港的年代，两河流域几乎全是华人，如今盛港的华族居民仍然偏多，马来居民少过百分之十。崭新的慈爱回教堂 (Al-Mawaddah

Mosque) 为盛港与万国地区的年轻回教家庭兴建，名字取自《可兰经》“祂从你们中间创造了配偶，以便你们安居，祂把慈爱 (Al-Mawaddah) 放在你们心间。”

### 罗弄哈鲁士北

罗弄哈鲁士北有条连接巴西立和榜鹅的绿色走廊，展现别致的热带草原风情。这片人造湿地面积约18个足球场，种植芦苇、伞纸莎草、香根草来净化水源。

半个世纪前，罗弄哈鲁士沼泽地是由三个甘榜组成的马来村庄，原居民多数搬迁至淡滨尼新镇。这里也是粪便处理场、污水处理场、垃圾收集场，以及从苏门答腊运来的火炭卸货地点。

上世纪70年代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花园城市还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到了1987年，设在罗弄哈鲁士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场停止运作，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没人愿意回想的往事。垃圾收集场则于1999年关闭。从那时起，全国焚烧后的垃圾灰烬、不可焚化的废料都集中在大士海运转站，再由平底船运往实马高垃圾埋置场。“垃圾岛”使用寿命预计会在十年内结束。如何把垃圾更有效地转换成能源或建筑材料，是目前关注的课题。



罗弄哈鲁士北的地标就是紧邻湿地的红桥。红桥外形像座火车钢桥，桥的两岸一头朝迎旭日升，另一头暮送夕阳下。人在这样的氛围中体味到时光荏苒：盛港，那泥泞乡道，早已涅槃重生。

#### 参考文献：

- [1] Arulmigu Velmurugan Gnanamuneeswarar Temple, <https://www.avgmt.com/> accessed 11 April 2024.
- [2] Khoo Teck Chye et al., Urban Systems Studies The Active, Beautiful, Clean Waters Programme: Water as an Environmental Asset,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 Singapore 2017.
- [3] Masjid Al-Mawadd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jid\\_Al-Mawaddah](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jid_Al-Mawaddah) accessed 28 November 2023.
- [4] Our History of Healthcare, <https://www.roots.gov.sg/stories-landing/stories/history-of-health-care-sg> accessed 10 April 2024.
- [5] The Parish of St Anne's Church, <https://stanne.catholic.sg/about-stanneschurch/accessed> 10 April 2024.
- [6] Vernon Cornelius & Aisyah Hamid, Sengkang, SINGAPORE INFOEDIA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id=d43d5dda-40eb-4d49-a913-0e8a5fb8a5b1> accessed 28 November 2023.
- [7] 黄惠麟，公立树德小学，<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5763383605892/permalink/2445913458924196> accessed 29 November 2023.
- [8] 《联合早报》

#### 题图说明：

轻轨下展现艺术创意的盛港雕塑公园，通过海洋生物和捕鱼人家的雕塑展现渔村历史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Sengkang: Rebirth from a muddy country road

Sengkang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 of Singapore and is similar in size to Pulau Ubin. The first batch of Sengkang HDB flats was completed in Rivervale in 1997. Today, 250,000 residents live in this "water town".

Sengkang is divided into seven subzones including Rivervale, Compassvale, Anchovale, Fernvale, Sengkang, Sengkang West and Lorong Halus North. In the days when GPS was still unavailable, even taxi drivers who were on the road all year round were at a loss and lamented that they had gone to "Holland".

Well, the "Valley" between Serangoon River and Punggol River is split into river, compass and anchor districts from east to west, while west of Punggol River is an aquatic "wetland" covered with "ferns".

Before development, Kangkar, Half-Kangkar and Punggol were located along the valley between the two rivers. Punggol has become "independent" and is still growing as a new town. Kangkar refers to the "estuary" of the seven and a half miles of Serangoon.

In the early 1980s, Kangkar was still a bustling village and fishing port, with hundreds of fishing boats providing fresh catches locally. Residents also built houses further away on Sungei Tengah, a tributary of the Serangoon River, forming Kampung Sungei Tengah.

Kampung Sungei Tengah was popularly known as Half-Kangkar where the muddy Lorong Sengkang ran across the village. Indeed, Sengkang town is named after this small country lane. Meng Teck School and Soo Teck School were once located nearby. The Catholic Church founded Meng Teck School (1932-1985). Today's CHIJ St. Joseph's Convent was built on the same site.

Punggol's Soo Teck LRT station is named after the privately-run Soo Teck School, currently where the HDB block 249 is located. Due to a limited budget,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age school principal had to help to clean up the classrooms after school. The school flag was designed by the principal's daughter and sewn by the principal's wife. The principal, a man of profound learning, was also the village chief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welcome committee for the visit by the late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then.

St. Anne's Church, completed in 1963, is the only witness to the eras here. About a decade after the church opened for prayers, the residents nearby received the notification to relocate. The late Father Berthold had then considered to close the church but eventually the blue print of the new towns indicated that the church's location is right in the centre.

The former rubber and tobacco plantations of Anchorvale which were once under the Singapore United Plantation, are now home to HDB flats, schools and hospitals. At present, Nan Chiau High School is the only secondary school in Anchorvale. The school, founded on Kim Yam Road, nearly shut its doors in the 1990s as the enrolment rate continuously decl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ed its policy to decouple the management of aided schools from land ownership. The Hokkien Huay Kuan accepted the government's compensation. Nan Chiau High School started to settle down in Sengkang and was designated as the 11th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ool.

Another secondary school, Outram Secondary School, is expected to move to Anchorvale in 2026. The situation of Outram Secondary School is similar as that of Nan Chiau High School, facing the dilemma of population decline in the York Hill area. However, relocation is much easier since it is a government school.

The Arulmigu Velmurugan Gnanamuneeswarar Temple in Rivervale combines three Hindu temples into one. While this practice has become the norm for many Chinese rural temples, it is less common in others.

The Sengkang Riverside Park on the Punggol Riverbank preserves Fernvale's wetland ecology. It provides a relatively young estate with a "City in Nature" oasis.



# 华族文化艺术的接力长跑



文·蔡曙鹏  
图·活动主办方提供

近日，数桩文艺界盛事，显现了不同团队，为推动学习华族文化艺术而金石可镂、滴水穿石之精神。正是这些有持续性的比赛、演出和出版，彰显出教育工作者和表演艺术者，为传承文化薪火努力不懈的毅力与气魄。

教育部在2004年设立了“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情况，对华文教学提出实际可行的改革建议，以提高学生对华语的兴趣。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目前由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晓芳女士领导。目的是：为学生营造学习与应用华文的大环境；寻求华社对华文教学改革的支持；加强学校、社区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合作。其主要旗舰项目有“与声剧来”中文广播剧创作比赛及工作坊。

## 少年相声赛事 近20年的长跑

教育部主导的“为学生营造学习与应用华文的大环境”政策，唤醒了一位热爱相声艺术已

久、原本从事幼教的老师——萧琳。为何不组织个小学生相声比赛来引发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呢？

机缘巧合之下，萧琳得知哥本峇鲁民众俱乐部管委会成员创办的儿艺舞台工作坊有意主办《全国小学生相声比赛》、又苦于没有场地和合作机构的困境，而社区领袖觉得这个项目有教育意义，答应支持这个活动。她马上组织愿意让这个梦想成真的志愿者一起展开筹备工作。“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办这样的活动需要极大工作量。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怀揣的梦想摸着石头过河。”

可喜的是消息发布后，许多小学老师觉得相声比赛是一个有教育价值的活动，便组织学生报名参加。她就以一股热情和傻劲，办起第一届小学生相声比赛。这场少年相声赛事，至今“长跑”了近20年。

第十九届《全国小学生相声群英表演赛》于7月6日在宏茂桥基层俱乐部举行。主办方以《新加坡特色》为主题，建议参赛者采用陈伟德博士



的《新加坡特色：陈伟德青少儿相声作品集》里的作品。比赛规则表明了主办方支持本地相声作家的态度，但也不排除采用其他作品，只要有“新加坡特色”，便欢迎参加。进入大决赛的10支队伍，除了培林小学的《我能吃》、协和小学的《忙中有味》和道南小学的《咖啡小弟》之外，其他7支队伍都采用或改编陈博士的作品。其中有两个团队选用了陈博士的《我病了》和《臭屁文化》。

不同形式的艺术，有不同的艺术手段。舞蹈是以肢体为语言、动作为手段的艺术；戏曲是以“唱做念打”为手段的综合性艺术；而相声作为以“说学逗唱”为手段的语言艺术，对表演者的语言驾驭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从第一届开始便担任评委的林仰忠对这一届的小相声演员很赞赏。他说：“语言环境改变了。在学生华文水平普遍下降的当下，参赛的学生华语说得很好，发音准确、吐字情真、口齿伶俐。表演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令人欣慰。”

去年的冠军组合，南洋小学B组的黄姿僖（逗哏）和黄晟哲（捧哏），再度夺魁。他们选用的是陈伟德博士的作品《臭屁文化》，巧妙地加入了新内容，在嬉笑怒骂中批评本地的“霸位文化”，展现了相声说学逗唱的技巧。

例如小贩中心食物的“贯口”，“逗哏”黄姿僖对“捧哏”的黄晟哲一口气用华语、方言和马来语介绍各族美食。这段来自陈博士作品的台词，她念得节奏明确、音乐性强、快而不乱、非常难得。“捧哏”说到在小贩中心，他最怕遇到用纸巾“霸位”的Auntie时，回顾听泰勒丝演唱会的经历，唱起了“You will be the Prince and I will be the Princess……”搞笑的桥段表现出相声演员的唱功，获得台下热烈的掌声。两个演员能由始至终，做到每一句话四声准确，轻重音分明，语气词运用恰当。他们摹拟人物，能掌握人物的语言特点。尤其黄晟哲摹拟老Auntie的表情、神态，形象生动、幽默有趣。姐弟两人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而有了灵活性，一唱一和，松弛自然，成就了作品的精彩演绎。

南华小学和崇福小学代表都选择了陈博士



夺得冠军的南洋小学演员黄姿僖（左）和黄晟哲（右）

批评贪吃的小孩吃成胖子的《我病了》。南华的罗伊萌、唐苏秦和崇福的童凯涵、童凯晞各有千秋。罗伊萌和唐苏秦，除讲究相声的语言和声音技巧外，说得从容自然，不露声色抖出笑料，即使是念得快的字句，也能做到字字送到观众席的每个角落，夺得亚军。

获得殿军的童凯涵和童凯晞，讲话的节奏和语气、表情、音调的配合协调，快时有劲，慢时不拖沓。童凯涵声调和语气，随着叙事内容的变化而轻重高低，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捧回最佳逗哏奖杯。道南小学的原创作品《咖啡小弟》用一串成语，生动的展现富有本地色彩的咖啡店风情。这个表演的捧哏林聪明得到了最佳捧哏的荣誉。

第十九届《全国小学生相声群英表演赛》颁奖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观后，给予参赛队伍很高评价。他勉励参赛者多听多说，通过欣赏与学习相声，让学华文的过程充满乐趣。

## 青年相声专场 引领创作者长跑

另一个成绩斐然的相声演出，在《相声群英表演赛》结束的三天后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登场。那就是马业仙领导的青少年广播组的《青年相声专场：哄堂17》。学生时代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少儿广播研究组的陈伟德，有机会写广播稿和广播剧，在不断尝试中锻炼。有一次，他为



符妙娟（左）和赵晓晴（右）合说《一桌二椅》

了国庆特备节目而写的《国旗颂》，因得到当时少儿组指导员黄德旺的大力鼓励，从此走上了创作相声之路。多年后，他虽考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仍坚持创作相声，耕耘不辍。最近，他把从少年时代至今写的作品，结集出版，可谓相声创作的“长跑”。

《新加坡特色：陈伟德青少年相声作品集》，收集了他16个原创作品和8个改编作品。马业仙在2001年推出了青少年广播演艺组的相声专场《相声大师收徒弟》，放手让陈伟德包办了相声的编写工作。饮水思源的陈博士，在他的书里表达了他对马业仙知遇之恩的感激。

《青年相声专场：哄堂17》一如既往邀请了海外名家。如：来自青岛的耿强；常派弟子张津铭；本地宿将林福来；青年演员刘智彬、黄敏聪、李芝苓、符妙娟、赵晓晴、温一欣；少年演员陈卓耀、马洪远、周梓涵、伦旭粼。少年演员陈卓耀和周梓涵演出了马业仙的《好学生、坏学生》、苏维胜的《改作文》；伦旭粼和黄凯风合说陈伟德博士创作、苏维胜指导的《我病了》。

苏维胜的新作《一桌两椅》最有创新意识。一桌两椅是传统戏曲的美学构建出来的化繁为简的表现形式。轻便的道具在演出过程中，将观众代入角色的情境：随着桌椅摆设位置的改变，观众可想象成公堂、金銮殿、尼姑庵、小姐闺房、

公子书斋、贫苦寒窑、元帅帐帷等。一桌二椅几乎可以代表一切空间。

苏维胜以戏曲一桌两椅的设置为起点，变幻为各式各样的场景。符妙娟和赵晓晴的叙述和表演，带观众到中医诊所看病、咖啡店里面会、国家领导人对谈、私召车里对话、乘搭双层巴士车、楼上楼下吵架。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想象不同场景、芸芸众生相，给人万分的亲切感。该作品运用戏曲传统的美学原则，落实了相声舞台的创新和突破，叫人拍案叫绝。

## 华语讲故事比赛 19载的长跑

另一场历史久、影响大，参与人数多的“长跑”，是《全国小学华语讲故事比赛》。这个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与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联办，南侨小学协办以及96.3好FM电台支持的比赛，和《全国小学生相声群英表演赛》一样，今年也是第19届！

7月5日，南侨小学礼堂除了参赛者外，各校老师、指导员、观赛者和嘉宾济济一堂。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会长陈益清致欢迎词时说：“这一届比赛吸引了全国119名来自62所学校的学生参加，包括两名在家自学的学生和一名印度族学生，反应热烈。最后，选拔了15名学生进入今天的大决赛。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华文华语能力、说话技巧及发扬华族优良价值观，并促进各校学生交流切磋。” 大决赛主宾，东北区市



## 唤醒想象·激发创意

用言语编织奇迹，小小故事，大大世界！

初赛  
南侨小学  
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下午3时正

主宾  
朱培庆先生  
东北区市长

大决赛  
南侨小学 光雅堂  
2024年7月5日  
[星期五]  
下午3时正



主宾朱培庆市长与进入大决赛学生等人合影



冠军陈乔悦(中)和主宾朱培庆市长(右)与捧着圣母圣诞圣婴学校大奖杯的包钰霖老师(左)合影

好。许多故事包含了动人的情节、善良的人性、高洁的品格。光华小学陈书娴的《莉莉的紫色小皮包》写了一位好老师；崇福小学周楚云的《一份报纸》讲老人“不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心态”；在家自学的陈曦恩，以她的父亲所编写的《小叮叮》，讲述一个女孩寻找脚链的来历，从而回忆祖父厚重的爱；育青小学的林浩泽通过越南版的《三把斧头的故事》，说出民间故事传播时产生的变化，并指出文化因多样性而精彩。这些故事里，包含了成语、谚语、俗语，处处展现中华华语的美。

其次是，角色扮演非常出彩。例如夺得冠军的圣婴女校陈乔悦，讲述《红山的传说》时演小孩、苏丹或队长，人物的神态、动作、语气都很到位。又如绿苑小学周嘉轩的《自卑的胡姬花》，拟人化的胡姬、牡丹和玫瑰，神采各异。看着胡姬花屡劝不听，群花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焦急，更是传神。

再者是，进入大决赛的同学各有所长，展现了自己的特殊才华。例如南侨小学焦歆甯的《木兰辞》和励众小学的邱诗晴的《木兰从军》，

长朱培庆致辞时说：“这次比赛以华族优良价值观为主题，鼓励学生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分享仁义礼智爱、忠孝廉耻信，有利于社会与个人价值观的培育。”

这次参赛者选择的故事题材多样化：有寓言、民间传说、生活故事，还有花鸟、兔子、蚂蚁和花木兰等题材。这些内容从不同角度，传达了美好人性与核心价值观。

这次比赛有三个方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进入大决赛的故事文稿大都写得很

各有精彩之处。焦歆甯说演俱佳，叙述不同场景，景随人移，非常自然。返乡之后，一会儿是木兰，一会儿扮演爹爹，一会儿扮演战友，角色转换生动。而邱诗晴显然有武功和舞功，动作敏捷，造型优美，塑造了女中豪杰的形象。

今年讲故事比赛，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背后，是许多老师、家长和指导员的苦心的教学设计和精心辅导。活动的成功，离不开中学华文教师会、福建会馆团队、承办活动的南侨小学的教职员们的辛劳付出。今年的精彩大决赛，通过96.3好FM电台和福建会馆脸书播出，拓展了影响力。也希望这15位参赛者，像2019年的大决赛一样，能到盛港西利达广场、到社区或其他学校，再讲一次这些精彩的故事，让更多观众感受语文和文化的魅力。

## 粤剧界前辈 70年的长跑

新艺剧坊7月21日在国家图书馆观景阁举办了《剧艺磨砺七十年：朱敬芬艺术里程》新书发布会。该书的出版，为新加坡粤剧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文献。新加坡粤剧界一位德艺双馨的前辈朱敬芬，以她的意志、理想、毅力和气魄，创造精彩的艺术人生。这本书有色彩缤纷的海报、台前幕后的画面、中英文剪报，海内外戏曲名家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粤剧表演样式、演出场地、服装布景、头饰化妆、戏曲网络在历史长河里的变化。

过去的70年，朱敬芬在昙花镜影慈善剧社、幽谷音乐剧社、东安会馆粤剧组，以及她创立于2008的新艺剧坊，领衔主演了许多粤剧经典剧目，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她在艺术上的成就，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带动了妹妹弟弟和儿孙走进粤剧世界，建立了家族团队，家族团队协助她组织了更多团队。书里再三出现的是朱敬芬慎于做人，严于从艺的原则，以及她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在艺术上，她用心、真心、热心换来了名师倾囊相授与合作演出：有京剧老师刘松鹤、林来喜、陈蓉芳；南派老师何家耀、刘丽荷、翡翠玉；中国名伶金采风、王志萍；粤剧精英罗家英、梁天、王凡石、黄伟坤等。

这本书里的点滴记忆，都流露出朱老师传承



《八宝公主》  
是朱敬芬重  
要作品之一



《剧艺磨砺七十年：  
朱敬芬艺术里程》

的不止是粤剧，还有华人敬老尊贤、爱护幼小的  
美德、保护民族文化的精神。

以上的记述，可谓多场华族文化的接力“长  
跑”，亦是华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度见证。

### 题图说明：

第十九届《全国小学生相声群英表演赛》，主宾  
蔡瑞隆高级政务次长和获奖学生等人合影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义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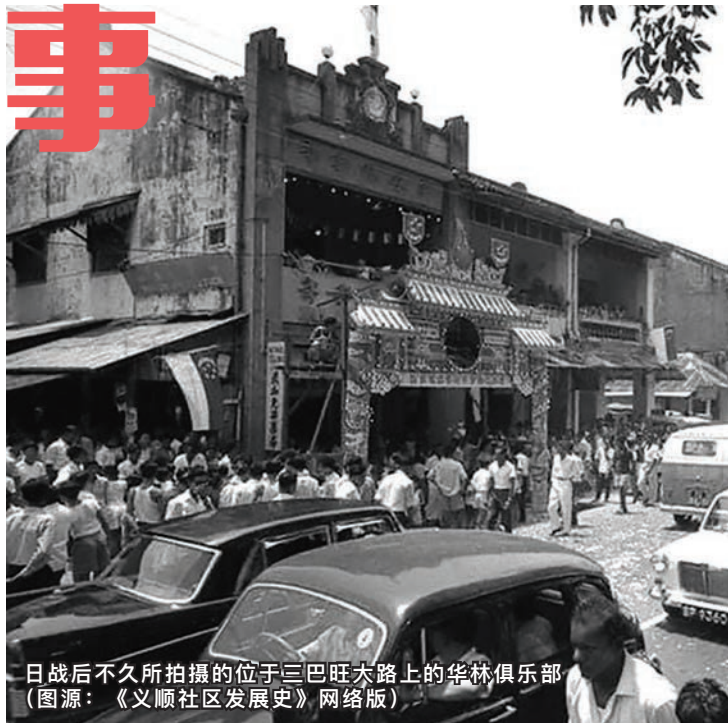
文图·进来

**古** 早的善友社，位于三巴旺大路边，一间名叫顺发咖啡店的楼上。店老板是个海南人，曾在义顺英军兵营当过厨师，泡出来的咖啡，味道香醇。店铺前摊，有一大型竹制蒸笼，其中售卖的肉包子，驰名于洪水港一带。这地带因挨着万礼蓄水池边上，拥有充裕的淡水，故称洪水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新加坡市区严重缺水，大量的淡水，要通过牛车拉到小坡的水街（Telok Air）。

每周二晚上，二楼的善友社灯火通明，七点正便开始锣鼓喧天。在这里，公馆的送殡鼓乐队，进行每周的例行练习。我家店面就横在马路的对面，每到此时，得承受震耳欲聋的折磨，近乎整晚。

所以，在我印象中，所有的俱乐部，包括华林俱乐部都是村民的公馆，唯一的存在价值，就在送殡中体现。直到一天，二哥带我去善友社对面的华林俱乐部了，才刷新了我的认知。

这个更为驰名的俱乐部在一楼，入口大门处写着“华林俱乐部”五个字。入门便是高挑的大堂，洁白的墙壁上挂了许多侨民领袖的黑白肖像。中间两幅，左是孙中山，右是林义顺，很是醒目。照片下还浮雕着一些文字。



二战后不久所拍摄的位于三巴旺大路上的华林俱乐部  
(图源：《义顺社区发展史》网络版)

二哥办完事后，我们过了大路到对面的顺发咖啡店。午后的咖啡店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二哥买了五个大肉包让我提着，又买了一包“万里望”花生。再过一次马路，我们便走到宏兴加油站，穿梭过很多停泊在那待售的车辆。油站的右后边，细看才见有一窄窄小巷。入巷口走了一段黄泥路，窄巷拐个直角向北，再两三步，便看见一棵参天大树。

大树枝叶长得十分茂密，把一间偌大的大厝，着实地裹在浓郁的树荫下。大厝的前院，就被笼罩在一片深绿色的海洋中。跟遥远处喧哗无比的义顺巴刹，成了一闹一静的强烈对比。

浓郁的树阴下，庭院里有一老者，白衬衫上衣搭配金色长裤，头发稀疏，两眼炯炯有神，正缓缓迈着方步。

“快叫江伯！”二哥高声道，一时紧张，竟把手里的花生包，打落在地。

我捂着嘴，恭敬地喊道：“江伯，江伯您好！”

大概是颤抖的童声，引来一个少年，从大厝的木门里蹦将出来。

“阿公，阿公！”在这不适宜的时刻，他也来凑热闹，起劲叫起来。



他阿公没应我，却慢悠悠地转面向那少年，嘴角露出微微的一笑。他显然冷落了门前客。

二哥不吱声，转到左边厝脚的一个半亭，那里摆着一张大木桌。木桌上，搁着一块橡木棋盘。桌后，端坐着一气宇轩昂的青年。一张俊美的面孔上架着一副黑色的镜框，罩

着两条剑眉，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样子。他是二哥的志同道合的好友，才雄兄。

“这是我三弟，阿修”，才雄兄指一指刚才抢场的少年。然后，不再理会我们，转头和二哥谈话去了。

我仔细看了一眼那三弟，他一双单眼皮，跳跃着两颗活泼锐利的眼珠，深邃的棕色瞳孔中，露出聪明才智的锋芒。他用眼瞟了桌上的棋盘，然后歪了一下嘴角，示意我对弈一阵。

我虽比他小，秉着是班上的象棋代表，当然不甘示弱。于是，翻出红绿的棋子摆上后，马上和他在棋盘上大展厮杀。大厝门内客厅里的收音机，传来秦淮唱的民歌《白云》，悠扬婉转、娓娓动听：

一个小姑娘赶着一群羊  
到沼池那边的草地上去牧放  
她手上挥动着长长的羊鞭  
她从来就不肯落在羊儿的身  
……

棋子落在木盘上，敲击声合着乐曲的节奏。午后的阳光穿过稠密树叶的间缝，投下一幅虚实交错，忽明忽暗的美丽图案。二哥和好友正话机相投、交谈正酣。他们大口吃着热腾腾的大肉

包，肉馅里油汁，顺着手指滴将下来。

在这美好的时光中，我却双手托着下巴苦苦思考。真没想到在短短不到半小时，我就连输三盘。

“这样吧，我让你一炮，怎么样？”少年歪了一下嘴角，一笑。

我马上答应，心想这回得逮住这起死回生机会。手捉起几颗花生，剥了壳就往口里一送，起劲地嚼起来。

少年下棋很快，等不及我刚落下棋子，他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棋步。不肯等我半点时间。电台的歌曲结束后不久，我就渐渐不支了。很快地，我从马背上翻跌下来，输了。

“修哥，我要去小解。”红着脸，我直奔他手指的方向而去。说是解禁，我更是为了解围。我还特地加个“哥”字，图在缓解尴尬的场面。

一忽儿羊群 忽然不见了  
歌声也好像是飞到了天上  
原来羊群变成了天边一朵云  
白云上正走动着放羊的小姑娘  
放羊的小姑娘  
歌曲骤然变了调，然后曲终人散。

后来我才知道，修哥当年获得全校的象棋冠军。他读书也一流，全校名列前茅。之后，他也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洋大学的物理系。后来，修哥成为我少年的好友。

后来我才知道，二哥的那位忘年好友，才雄兄是个才华横溢的画家。1970年负笈英国留学，后来旅居欧洲澳洲近三十年，之后再次回到家乡，为本地的绘画艺术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后来我才知道，我叫江伯的老者，正名蒋王江，从福建同安漂洋过海来新加坡，是华林俱乐部的副会长，当代义顺的名贤。华林俱乐部，由林义顺所创办，隶属于新加坡同盟会分会。孙中山来新加坡，在林义顺的引见下，江伯有幸目睹过这位中国革命英雄的风采。

后来我才知道，孙中山肖像下，浮雕着的文字是：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了什么，而是他在这一生中做了什么。

**(作者为资深建筑业工程师)**





文图·张森林

# 牛车水

## 新加坡地方史建构的起点

2023年12月17日，我出席了由牛车水大厦小贩商联合会、新加坡艺人公会、新丝路促进会与大唐文化联办的社区公益活动“小贩办桌传美食，群星欢唱献爱心”，并阅读了《联合早报》记者王辉雯题为《史密斯街店屋成批招标，要重燃牛车水烟火气》的实况报道。报道说，史密斯街目前13间店屋和毗邻的步行街，未来将集体出租给一个指定总租户，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新加坡旅游局以及市区重建局目前正在招标，并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振兴牛车水中央的史密斯街。

从上述的公益活动和新闻报道中，我深切感受到牛车水的活力，以及各方对牛车水前景的关注。作为华族先辈登陆新加坡后最早聚集及繁衍生息的地方，牛车水的未来发展牵动着诸多国人的神经线，这是可以理解的。

2019年3月下旬，为了让公众人士走入牛车水，感受牛车水的昔日风华，五脚基的往日情怀，并纪念牛车水丰富的文化历史，牛车水商联合会创办“牛车水五脚基节”；老街坊在巷弄踢毽子，玩弹珠，街边小贩售卖拉车面，这些场景，在在唤起多代人的集体记忆。该会表示，牛车水是新加坡人的文化遗产，希望往后每年都能为公众举办五脚基节。

由于冠病疫情暴发，牛车水五角基节不得已停办三年。2023年3月中旬的两个周末，牛车水续办五脚基节，再次把文化遗产带到公众面前。这届的活动从十个增加到40多个，参与单位也从第一届的十个增加到20个。活动亮点包括戏曲表演、戏曲头饰工作坊、讲座会和导览等。值得一提的是，筹委会邀请一些宗乡会馆参与节目，如邀请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的客韵团团团员在3月18日演唱多首客家歌。乍看之下，牛车水五角基节无异于1990-2000年代新加坡华族文化节活动的户外再现。

2024年3月9日至17日，牛车水商联合会主办第三届牛车水五脚基节。今年参与策划工作者，还包括晚晴园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和华侨中学的学

生。访客在史密斯街、宝塔街和硕莪街，可参与或观赏总共70余场与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客家五大族群相关的活动和精彩演出，重温昔日牛车水的喧闹街景，缅怀早期华族移民的生活方式。

牛车水五脚基节的主要内容与内涵是新加坡华族文化。新加坡虽国土面积不大，但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这些地方中，特色最大的首推牛车水；以一个地方命名的文化节目，除了牛车水五脚基节之外，绝无仅有，可见牛车水的文化底蕴已丰富到足以撰写地方史的阶段。

“地方史”是指某个国度内某个特定地区的历史记录，聚焦于该地区的历史研究，是相对于“国别史”及“区域史”的较小概念。2019年底，考取德国大学文化遗产学博士学位的黄子明，其在国家文物局资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项目下成书的《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面世。在此书中，“黄子明以牛车水作为研究核心，应用西方大学传授的学术研究方法，采用辐射性的方式，在一个整体系统的框架下，检视新加坡民间文化的存殁和保育问题。作者冀望从民间的文化记忆和民俗文化角度，补充现有一些风土志或戏曲史文献的认识，同时希望通过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反思本地文化在跨域历史中的定位”<sup>[1]</sup>。

《优影振天声》的出版，可说是牛车水地方史的撰写首例。如果说《优影振天声》开启了新加坡地方史的建构之旅，此书面世四年后，2023年，86岁新华作家何乃强医生新著《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的出版，无疑是对牛车水掌故的一大填补。

“历史掌故”包含“历史”与“掌故”两方面，前者是指侧重于历史考证与钩沉，具有史料与学术意义的文章，后者是指社会历史沿革与时尚变迁中具有小品文性质的篇章。

《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根据文章内容分为六辑：一、往事铭记；二、各行各业；三、书塾；四、医院、医生、医师；五、人物；六、街路

命名。书中每一篇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忆述，就如黄子明前述的“从民间的文化记忆和俗文化角度”，经过相关资料的佐证，补充风土志和文献知识。特别是第一辑“往事铭记”中的历史篇章，如《1919年的暴动》《1927年的暴动》《日军空袭》《日治时期被杀害的牛车水人》《1956年学生暴动》，组成了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

以《1956年学生暴动》一文中的忆述为例，10月26日上午，约两千名男女学生集中在华中，校舍外面的武装警察强行进入校内行动，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骚乱。“被困在里面的学生耐不住警察发射的催泪弹浓烟，不得已打开窗户，纷纷逃离校园。他们列队游行，沿着武吉知马路，前往直落亚逸街福建会馆大厦去。家长闻风，涌去会馆，携带食物给学生充饥。”

这一段关于60多年前华校中学生“从华侨中学撤退到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陈述，基本上与当时就读于南华女中的区如柏的忆述，以及当时就读于华中的原甸在其回忆录《爱也文学 恨也文学》一书中的陈述相吻合。

其余篇章，即使“掌故”的成分高一点，也仍具有历史补遗、补缺的价值。

早在黄子明之前，2012年，以牛车水作为地方史的研究对象，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廖玮珍的笔下已初具雏形。在题为《历史、传统、怀旧：牛车水的建构过程与地方意义》的毕业论文中，作者从历史、传统及怀旧三个角度去探讨牛车水的建构过程与地方意义，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牛车水居民和游客对这个地方的认知。廖玮珍“也借由游客眼中的牛车水，观察政府机构在建构传统空间的效应，结果显示游客普遍认知牛车水为一个具代表性的华人文化空间”。

在居民方面，廖玮珍此文“主要反映了对过往牛车水的怀旧情怀和地方情感”，这一点与何乃强在《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中，以及许永顺在多本关乎牛车水的书写中，作为昔日牛车水居民的怀旧情怀和地方情感不谋而合。

迄今为止，许永顺对牛车水的文化情感反映在下列1983-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牛车水民众联络所历史的回顾，1960-1982年》《说吧！牛车水》《记得，大坡牛车水》《寻访牛车水》《又见牛车水》《牛车水纪事2004-2015》《牛车水人民剧场50年（1967-2017）纪事（上、下册）》与《牛车水：一座城市的回想与回响》



从左至右：黄子明《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何乃强《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及许永顺《说吧！牛车水》

（编著）等。许永顺孜孜不倦地从30多岁写到70多岁，这些覆盖面广的文字，显示其对牛车水的地方情怀既深且浓。

牛车水不只在在新加坡国内备受瞩目，即使是在国际上，牛车水有时候也作为新加坡国族建构的研究对象。例如，台湾学者张碧君曾发表题为《古迹地景、国族认同、全球化——以新加坡中国城为例》的论文。在此文中，作者认为，新加坡旅游局是在将新加坡打造为全球城市的政策下规划牛车水，市区重建局则是在将新加坡打造为“家”的论述下改造牛车水。此文并置这两个法定机构的保存与改造逻辑，呼应了地景与认同日渐紧密的关系。<sup>[2]</sup>

牛车水传统上是华人聚集区，区内的武吉巴梳路是多家宗乡会馆的会所所在地，如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冈州会馆、新加坡颜氏公会、新加坡高氏公会等，因此这条街亦称“会馆街”。时序来到新旧千禧年之交，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声诗社、平社、敦煌剧坊、余娱儒乐社、狮城书法篆刻会等艺术团体陆续迁入史密斯街，使得这条街迸发浓厚的艺术气息。研究牛车水，离不开族群、历史、行业、习俗、方言、艺术等领域的文化研究。

如果新加坡大专学府的中文系师生能把部分研究精力放在地方史研究上，例如牛车水研究，那不只具有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同时也在国家建设与地方营造（place-making）的层面上贡献一份心力。

#### 注释：

- [1] 张森林《〈优影振天声〉成书的文化史意义》，2019年12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
- [2] 《地理学报》2013年12月。

（作者为本地文史研究者）



**因** 邻近国家烧芭，烟霾有时会笼罩在新加坡的上空，空气污染指数上升，呼吸道门诊的就诊人数也会上升。其中不乏因烟霾诱发哮喘的病人。

## 认识哮喘病症

哮喘是由于气道周围炎症和肌肉收紧引起气道狭窄、肿胀并可能产生粘液的病症，是一种慢性肺病，影响所有年龄段的人。哮喘症状可能因人而异。症状有时会因各种诱发因素而恶化，这就是所谓的哮喘发作。发作症状往往在夜间或运动时更严重。常见的哮喘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尤其在夜间；呼气时喘息；有时吸气时喘息；胸闷，难以深呼吸；呼吸短促或困难，有时甚至在休息时也发作。

气候变化时，感冒或呼吸道感染也会诱发哮喘症状，其他的诱发因素还包括灰尘、烟雾、花粉、刺激性气雾等。一些健康问题也可能引起哮喘症状。

哮喘非常难治，但有几种治疗方法。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使用吸入剂，将药物直接输送到肺部，控制哮喘症状。

吸入剂有两种类型：

1. 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VENTOLIN），用于打开气道，缓解症状；
2. 类固醇，如倍氯米松，可减少气道炎症，改善哮喘症状和降低严重哮喘发作和死亡的风险。

## 从中医角度看哮喘病症

哮喘在中医称为哮症、哮病。此病发作时喉中有哮鸣声，呼吸急促困难，历代医家鉴于哮必兼喘，故一般称之为哮喘。临床上为与“喘病”区别，而定名为哮病。“哮喘专主于痰”，痰的产生主要由于人体津液不归正化，凝聚而成，伏藏于肺，称为发病的潜在“夙根”，因各种诱因如气候、饮食、情志、劳累等诱发。

发作时“伏痰”遇感引触，痰随气升，气因痰阻，相互搏结，壅塞气道，肺管狭窄，通畅不利，肺气宣降失常，引动停积之痰，而致痰鸣如

# 用 中药 对抗 烟 霾 症 候



文  
图 ·  
李  
曰  
琳

吼，气息喘促。

哮喘的病位在肺，发作时的病机为痰阻气闭，以邪实为主。若病因于寒，素体阳虚，痰从寒化，属寒痰为患，则发为冷哮；病因于热，素体阳盛，痰从热化，属痰热为患，则发为热哮；如“痰热内郁，风寒外束”引起发作，可以表现为外寒内热的寒包热哮；痰浊伏肺，肺气壅实，风邪触发则为风痰哮；反复发作，正气耗伤或素体肺肾不足，可表现为虚哮。

哮喘长期反复发作，寒痰伤及脾肾之阳，痰热耗灼肺肾之阴，哮喘从实转虚，表现为肺、脾、肾等脏气虚弱之候，在平时亦觉气短、疲乏，并有轻度喘哮，症状难以完全消失。

总之，哮喘是一种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疾病。部分青少年患者，随着年龄增长，正气渐充，肾气日盛，再辅以药物治疗，可以不再发作；而中老年及体弱患者，肾气渐衰，发作频繁，则不易根除。这些患者在平时或有轻度哮喘气喘，若大发作时持续不已，可出现喘息、气促、张口抬肩、汗出肢冷、面色青紫、肢体浮肿、烦躁昏昧等喘脱危候。名人邓丽君就是因为哮喘发作，未能及时救治而去世。

## 哮喘的中医治疗

中医认为哮喘的发生在于本虚，夙痰内伏于肺。发作时以邪实为主，分为寒哮、热哮、寒包热、风痰、虚哮五种；未发作时缓解期以正虚为主，主要以肺、脾、肾虚为主。治疗以“发时治标，平时治本”为基本原则。

发作期：

### 1. 冷哮证

天冷或受寒易发，喉中哮鸣如水鸡声，呼吸急促，喘憋气逆，胸膈满闷，咳不甚，痰少咳吐不爽，色白多泡沫，口不渴，喜热饮，形寒肢冷，舌苔白滑，脉浮紧或弦紧，治疗要宣肺散寒，化痰平喘。代表方：小青龙汤加减。

### 2. 热哮证

好发于夏季，喉中痰鸣如吼，喘而气粗，胸高肋胀，咳声阵作，痰黄或白，粘稠，难出，口苦，口渴喜饮，面赤，或有身热，舌苔黄腻，质

红，脉滑数。治疗需清热宣肺，化痰定喘。代表方：定喘汤加减。

### 3. 寒包热哮证

喉中有哮鸣声，胸膈烦闷，呼吸急促，喘咳气逆，咳痰不爽，痰粘色黄，或黄白相间，烦躁，发热恶寒，无汗身痛，口干欲饮，大便偏干，舌苔白腻，舌边红，脉弦紧。治疗解表散寒，清化痰热。代表方：小青龙加石膏汤加减。

### 4. 风痰哮证

新加坡较多见证型。喉中痰涎壅盛，鸣声如吹哨笛或拉锯，喘急胸满，但坐不得卧，咳痰粘腻难出，白色泡沫痰，无明显寒热倾向，起病急，发作前自觉鼻、咽、眼、耳痒，喷嚏，鼻塞，流涕，胸闷，舌苔厚浊，脉滑实。治疗以祛风涤痰，降气平喘。代表方：三子养亲汤加减。

### 5. 虚哮证

喉中哮鸣如鼾，声低，气促，动则气喘，发作频繁，或持续喘哮，口唇紫，咳痰无力，痰涎清稀或黏有泡沫，面色苍白，形寒肢冷或烦热，舌质淡或暗，脉沉细或数。治疗需补肺纳肾，降气化痰。代表方：平喘固本汤加减。

缓解期：中医强调缓解期的调理，通过缓解期的调养以预防和减少急性的发作。这方面中医有一定的优势。

哮喘主要涉及肺脾肾三脏，缓解期多为肺虚、脾虚、肾虚多见。肺虚不能主气，肺气上逆；脾虚健运无权，气不化津，痰饮蕴肺；肾虚精气匮乏，摄纳失常，气不归原。缓解期以扶正固本，重在调养肺脾肾三脏。治疗时将缓解期主要分为二型进行调理：

#### 1. 肺脾气虚证

气短声低，喉中时有轻度哮鸣，痰多质稀，色白，自汗，怕风，常易感冒，倦怠无力，食少便溏，舌质淡苔白，脉细弱。治疗以健脾益气，补土生金。代表方：六君子汤加减。

#### 2. 肺肾两虚证

动则气短，呼吸急促，痰黏起沫，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易疲倦，或五心烦热，颧红口干，或畏寒肢冷，面色苍白。治疗以补肺益肾为主。代表方：生脉地黄汤合金水六君煎加减。前者以益气养阴为主，适用于肺肾气阴两伤，后者以补肾化痰为主，适用于肾虚阴伤痰多。

## 预防和食疗小贴士

### 预防须知

1. 注意保暖，防止感冒，避免因寒冷空气的刺激而诱发哮喘。
2. 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3. 避免烟尘异味，烟霾天出门戴口罩，避免接触能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
4. 饮食清淡，忌肥甘辛辣油腻，防止痰热加重。
5. 保持心情舒畅，劳逸结合，避免过劳。
6. 缓解期可以常服用玉屏风、肾气丸等益气补肾，调护正气，提高抗病能力。

### 食疗药膳

#### 1. 虫草花西洋参鸭汤

材料：虫草花30g，西洋参15g，老鸭1只。

做法：将老鸭内脏去

除洗净后，将虫草花和西洋参放入鸭腹内，加水适量，如砂锅炖熟烂后，调味即可食用。

功效：虫草花化痰止咳益肾，西洋参生津止渴润肺，适用于哮喘缓解期服用。



#### 2. 核桃杏仁粥

材料：核桃仁30g，南杏仁20g，糯米20g，蜂蜜适量。

做法：将核桃、杏仁焙干去皮后，和糯米一起磨成细粉，加水100ml，熬煮3-5分钟后，加入蜂蜜适量就可以食用。

功效：核桃补肾纳气定喘，杏仁润肺止咳，蜂蜜润肺通便，补中益气，适用于哮喘缓解期服用。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 在地化与全球化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

文·纪贇

讨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立足于在地化与全球化之双重视角，或可对此问题有较为客观全面之考察。<sup>[1]</sup>就前者而言，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依托于外来华裔移民，这种来源于异域之文化，需要在本土扎根生长；就全球化而言，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同样处在东西方交通要冲，并且其文化多样性也成为整个地区之重要特点。<sup>[2]</sup>因此，在考察新加坡华族文化之时，就可以考虑从这两个层面加以观察，从而得出若干可能更为全面的意见。

## 在地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第一视角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虽然继承了华南沿海传统华族文化的精髓，又在与南洋地区与其他文化的漫长交流与融合中，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风貌。

新加坡，以及广义范围内新马地区华族社群

的形成与演化，曾经历过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早期华人客居南洋讨生活、避难，有时还有其他诸多权宜性原因，此后才逐步定居本地。南洋华人在新加坡的地位与影响是在漫长时间的积累中，才逐渐彰显且巩固的。这种差异性是如此明显，即使是以“何者方为新加坡华人”这一看起来无须考证的问题，在新加坡也依然需要加以细心甄别。因为与大中华地区的其他华族群不

同，新加坡本地人的跨族群婚姻（inter-ethnic marriage）更为普遍。根据新加坡官方机构的统计，2022年跨族群（ethnic）<sup>[3]</sup>婚姻的比例高达16.6%，而在此前的十年中大体也在15-18%之间。2022年，华人与异族通婚的比例又占了这个群体之中的71.6%。<sup>[4]</sup>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众多跨族通婚后的孩子，他们到底属于何种族就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sup>[5]</sup>并且，与其他大中华地区有重大区别的一点是，新加坡会面临华族文化与构建“新加坡性”（Singaporeanism）之间的张力。

毋庸置疑，华人的族群特征之一必然是华语。但华人作为主体族群的新加坡，却主动选择英语来作为新加坡各族群的公共用语，希冀以此来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这也将新加坡华族与其他地区的华族，作了相当重大的区隔。

### 早期移民背景

华人在新加坡的早期定居姑且不提，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在1819年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1781-1826）开埠之后。由于本地劳工的短缺，大量男性华南移民从檳城与马六甲等地前来此地。这些人中不少已经在此地生活多代，多是在14-17世纪之间华人移民的后裔，早已开始适应本地文化。这些人就是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他们代表了华人文化与马来半岛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华文化在地化的最早体现。<sup>[6]</sup>这些峇峇娘惹（Baba Nyonya）虽然由于通婚而具有多元性，且语言传统也往往存有断层，但依然还保留了华族种族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看来，这些土生华人的“华人性”已经由于在地化的过程而被冲淡；但重点在于，这个族群代表了新加坡华人，在拥有“华人性”的光谱之中的一极；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极，则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来刚刚来到本地的“新移民”。后者是1978年之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中新两国恢复频密交往之后的移民。比起过去土生华人、海峡华人、新客等早期移民而言，他们由于经历长时间本地化沉淀后，中华意识相对淡薄。最近数十年大中华地区的经济崛起，重新点燃了新加坡华人对于自身族

群文化认同的关注，从而也使得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呈现出与过去几代新加坡华族相当不同的精神与文化风貌。<sup>[7]</sup>再加上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大陆文化的输出，从而与民众所认知的“新加坡华人的特殊性”之间就又存在了一定的张力。<sup>[8]</sup>这也使得讨论新加坡华人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自身独特特点，具有当代的重要意义。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建构，首先具有历史上的延展性，也同在地化过程息息相关。从历史来看，中华帝国晚期的南下华人，其“国家认同”非常微弱。这很自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意识即使是在现代化的前锋——欧洲也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它是在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sup>[9]</sup>之后才慢慢成型。因此，对于整个华人世界而言，国族的认同只是一个舶来品。<sup>[10]</sup>正如东南亚历史与社会学家所达成的共识，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更多是拥有地域、宗族认同，而非国族认同，所以“帮群”的概念才是认知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sup>[11]</sup>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由于以方言为特征的族群划分的存在，早期华人不但说着不同的方言，信仰不同的神灵，也更效忠于自己的宗乡组织，尤其是各种坟山、会馆等。这些机构，不仅具有基层治理的职责，也同时成为了当时华人精神归属的单位。<sup>[12]</sup>因此在此一时期，所谓的华族文化，就非常自然地具有异常斑斓的地域性特征。它主要是与华南，尤其是闽南、潮汕、客家、广府与海南等地域族群的文化特点相应成趣，从而像一个具有不同特色，彼此差异明显却同聚新加坡一地的大拼盘。

同样重要并且在过去经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一点还有，新加坡这个族群特色，与北方的官方、士大夫文化之间有着不小的阶层差异。简而言之，新加坡早期华族文化不仅具有华南沿海的特征，同时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因此也具有非官方、民间、世俗化与商业化的特征。它与北方的精英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对型塑新加坡未来的华族文化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因此，直到19世纪末，本地华人才开始逐渐有了较为明确的华民族国家认同，而这也与清廷在受到殖民入侵之后，开始与外在世界接触有关。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清廷于光绪三年



(1877)开始派“黄埔先生”胡璇泽(Hoo Ah Kay, 1816-1880)驻新加坡领事,此为近代史上首个驻外领事。尤其是在左秉隆(1850-1924)于1881年派驻星洲之后,他连任三届领事共9年,至1890年卸任(后又于1907年重返新加坡,复任此职)。左秉隆的苦心经营,加上清廷对本地侨商财力的重视,新加坡华人社群才开始有了更为清晰的国族意识与国家效忠观念。<sup>[13]</sup>从此,也真正有了“华侨”这一华人群群共同的概念。

这种族群意识,同样与民族自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步,因此,南洋华侨华人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了中国20世纪革命的推动者。<sup>[14]</sup>在此后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新加坡华人更加打破了早期以方言、血缘与业缘等为特征的族群壁垒,从而团结在了一个更具实体性的“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由于深度卷入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冲突之中,也使得新加坡华人在日据时代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1942年2月21日至3月4日的“大验证”。<sup>[15]</sup>这场残酷的报复性屠杀,目的在于系统性地清除新加坡本地18至50岁之间的所有参加反日活动的华人男性。最终死难者的数字已经无法估量,但总人数可能在5-10万左右。这一种族灭绝活动,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罪行之一;<sup>[16]</sup>然而,这种大屠杀的惨痛经历,在二战之后又成为了新加坡独立运动的潜在推手。马来群岛的华人日益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sup>[17]</sup>因此,新加坡的独立建国,以及此后的自身文化认同就首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也深刻地影响到此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视野。

从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本地的华族文化与其自我认同存有重大联系。对于19世纪末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而言,他们的国族认同是异常分歧的。有些人在政治上认同满清,另外一些人则认同一个由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类明朝”政权,或者直接支持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属于哪一类,除了已经在地化多年的海峡华人之外,他们的政治认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陆。

在1912-1949年之间,军阀混战与国共内战同样导致了新加坡华人移民政治认同上的重大分裂。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加坡华人还是基于一

种儒家家国观念的牵扯,从而继续认同遥远的故国。<sup>[18]</sup>这种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对于华族文化中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总是纠葛难解。很多时候二者之间虽然存有联系,却并非完全同一。比如:一位政治认同新加坡体制的新移民,也可能对于中国的中华文化存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或者一位政治上不认同新加坡者,却对本地的华族文化非常喜爱。这只是就其极端而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文化上的不同层面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上是从历史上简单梳理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线性发展背景,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族文化是一个不断在地化动态发展的系统。在这个在地化过程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在不断交织作用。

第一,是为了适应本土的马来、印度、欧亚以及其他外来因素而不断改变的华人性。无论是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还是到经济、政治与其他更深层面,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都是不断在地化与“非华化”的产物。像本地华人的咖啡文化,就显然有别于大中华地区的茶文化。至于语言、宗教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显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在整个大中华地区边缘地带的“他者性”。

第二,自我有意识的“华化”。这个要素的推动力,除了民族自豪、帮群与各种社团有意推动之外,最近数十年中又受到了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运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不良倾向”的文化侵蚀方面,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华化”过程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环节。20世纪80年代前的各类华校,以及在此之后各类宗亲组织对于传统中华价值观的推动等,都对新加坡华人社区中“中华要素”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并非仅仅只具有文化存续的意义,华族文化中“家国一体”的思想,也对新加坡的国族打造具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

## 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第二重视角

新加坡华族文化,同样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方能加以理解。这既是在殖民时代以来自然形成的,又是在主要受英语教育的政治管理者治下有意为之的产物。对于后者,我们很可能因身在庐山中而不识其真面目。<sup>[19]</sup>可以说,在英语精英体制之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可以说是既低调,又微妙。<sup>[20]</sup>一方面,作为主体民族的文

化，自然需要获得重视，如此方能为国族身份的打造提供助力；但另一方面，主体民族的文化如果过于强势，则又会因其文化单一性以及对于其他族群身份的遮蔽从而造成不安因素。因此从英殖民地当局开始直至今日，政府对于华族文化都持相当复杂且谨慎的态度。

但是，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既深深植根于东亚大陆的中华传统，又是受到近代全球化力量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这体现在新加坡传统华人习俗在本地会经历全球化进程，一直在做动态的调整与改变；并且新加坡华人也同样会在这个日益变更的世界舞台上，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来重塑新加坡人的文化身份。

新加坡华族文化，从最初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彰显了华南沿海地区在区域性移民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南中国海为轴心，整个华南与东南亚大陆及马来群岛等地有着频密的人群、文化、经济与贸易联系。华南移民在短暂工作与长期移民之际，也将华南沿海的方言、习俗、宗教与社会组织形态都带到了南洋。这些要素就构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最底层基础。在此之中，语言又具有核心性的力量。与新加坡华族的主要来源地——华南沿海类似，本地华人最初的语言文化是以华南方言为特色，并且以方言为特征构建起了社会基础治理的网络。

1949年之后，中国兴起了普通话普及运动，尤其是此后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使得曾经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濒临消失。<sup>[21]</sup>在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政府对于华语的推行，以及对于方言的压制，致使上世纪末之后，华南方言的使用群体在本地快速流失。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此项政策的初衷则是为了打破碎片化的华人社群，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单一化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sup>[22]</sup>无论其原先设定目标为何，但结果就是华语日益取代了曾经盛行的各种方言。与此同时，由于上世纪80年代学校教学语全面转向英语，也影响了华语乃至整个华族文化的赓续。此后，由于中国大陆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一种潜在的商业与经济竞争优势，新加坡官方一直鼓励华族掌握华语。但华语在本地华人社会中日渐被英语所取代却成为难以改变的趋势。语言基础的变化，也对于其他诸多领域造成重要的影响。比如从宗教领域来看，同华语与中文有着极为密切捆绑关系的汉传佛教，就以明显可见的

趋势快速弱化。全球化造就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本地华族文化与其他大中华地区华族文化最为明显的差异之一。本地移民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长期与巫、印、欧亚等族群频密互动，这种互动导致了各种习俗的融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新加坡华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显著的特点以及融合性特征，这与上层建筑的有意建构有关。从殖民时代初期，较为宽松的英国殖民体系就容许各种文化自由地发展。至新加坡建国之后，多元文化更是新加坡的立国根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城市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本身就确保了华族文化得到保存的同时，也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中不断获得重塑。这种动态过程是全球化社会的特征，其文化交流是持续不断的。因此，新加坡华族社区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它不但保留有华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还将巫、印与西方各种文化也一起融入，以此来适应一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到了数码时代，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加坡华人也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来接纳这些转变。无论是韩流、日剧，还是欧风、美雨，新加坡华族总是领先于其他各国华人群体，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接纳全新事物与文化。

我们可以说，全球化不但在塑造，而且在重塑新加坡华族文化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都市，故而也一直有意识地努力推广现代且文化丰富的身份。新加坡的华族社群，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还以一种能引起全球受众共鸣的方式重新诠释中华文化。在文化身份不断演变的全球化世界中，要保持华族文化的重要性与相关性，这种重塑的努力就至关重要。

## 结论： 动态地把握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脉络

从上面简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若干重要特点：首先，它是来自于东亚大陆的中华文化在本地的历史发展产物。但在长期的在地化过程之中，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然与中华文化乃至华南沿海文化有着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在表层，比如教育、语言、习俗、宗教、节庆等诸多方面。在文化深层，新加坡华族文化更是一个去中心化、多元互动的结构。这不



仅基于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商业与文化传统，也由于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来鼓励各族群文化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政府在教育、语言、宗教、工作等诸多方面采取较为平衡兼顾的策略，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地华族既能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能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新加坡华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长期影响。新加坡无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华地区所未具备的开放性（香港、澳门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就会首先影响本地华族文化的生态。新加坡华族文化，也更加变动不居，更加处于一个快速迭代的现实之中。

当外人初到新加坡之时，他们往往会因为观察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国际性而目迷五色。他们一方面可能惊叹本地不同语言、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与和谐共生。不仅华人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清明节、中元节和中秋节等在新加坡得到了广泛的庆祝，巫族的开斋节、印族的屠妖节与基督徒的圣诞节等也都是新加坡各族共同的节日。本地的华族，还保留了甚至在中国大陆都已经逐渐式微的宗教习俗与民间文化。但就核心而言，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神还是在于它与众不同的开放性，它不仅向马来群岛在地的文化持有包容的态度，也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持拿来主义。前者使得新加坡华族文化不断经历在地化，而后者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内在逻辑基础。

新加坡华族与其他种族一起，一直在积极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他们在努力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外借鉴、创新和发展，从而积极参与到新加坡国族身份的打造之中。这种动态平衡使得新加坡华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 注释：

[1] 曾有学者从本地学术组织的角度来讨论华人知识精英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在地化与国际化，参阅Leander Seah, "Chinese Identities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outh Seas Socie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58-1971," *China Review* 17, no.3 (2017): 87-110.

[2] 参阅Chee-Beng Ta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pp. 210-236. London: Routledge, 2012. 同作者更早的专著，同样对于理解海洋东南亚地区华人文化有帮助：Chee-Beng Tan,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新加坡本地依然会倾向于采用更为传统的race/racial来表述“种族”。

[4] 参阅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Republic of Singapore, *Statistics On Marriages and Divorces, 2022*: chrome-extension://mhnlagilnojmhinhkckjpnpcpbhabphi/pages/pdf/web/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www.singstat.gov.sg%2F-%2Fmedia%2Ffiles%2Fpublications%2Fpopulation%2Fsm2022.ashx

[5] 本地族群的复杂性，限于篇幅不详述，参阅Nirmala Purushotam, *Negotiating language, constructing race: Disciplining difference in Singapo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6] 参阅Chee-Beng Tan,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Ronald G. Knapp, *Peranakan Chinese Home: Art and Culture in Daily Life*. New York: Tuttle publishing, 2013. 在海峡殖民地时代，华人由于政治认同的关系，还会衍生出其他的概念，如海峡华人。参阅王纯强：《“是华人，又不是华人”，中国移民眼中的海峡华人形象》，《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3年第1期，第37-58页。

[7] Kishor Mahbubani, *Can Asians Think?* p.38.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9.

[8] 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讲话中，强调要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就是针对这种外来影响。《联合早报》社论《落地生根维护共同家园》，后者在某种程度同样反映了新加坡建制派的立场，详见（2024年8月8日登录）：<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ditorial/story20220823-1305604>

[9] 参阅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1, no. 3 (1999): 569-591.

[10] 参阅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第92-94页。

[11] 有关早期华人国族认识，参阅J.C. Perry, *Singapore: Unlikely Power*, p.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对于新加坡以及更广泛意义的马来半岛华人帮派政治研究，参阅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庄钦永：《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收于庄钦永：《新加坡人史论丛》，新加坡：亚洲学会，1986年，第154-190页；林孝胜：《十九世纪新

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收于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学会，1995年；张晓威：《十九世纪檳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第107-146页；张晓威：《甲必丹叶观盛时代的吉隆坡客家帮权政治发展（1889-1902）》，《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9期，第159-182页。

[12] 参阅曾玲：《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5年第1期，第35-62页。

[13] Gungwu Wang, *Nanyang: Essays on Heritage*, p. 103.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8.

[14] 海外华人对推翻满清的贡献，参阅秦宝琦：《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4-132页。另参洪丝丝等编：《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 Geoffrey C. Gunn, "Remembering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Massacres of 1941-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7, no. 3 (2007): 273-291. 另参范国平：《大检证和大肃清——日军对新马华人的大屠杀》，《军事史林》，2007年第7期，第52-54页。

[16] Wai Keng Kwok, *Justice Done?: Crimin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Chinese Massacres Trial*, Singapore, 1947. New Heave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01.

[17] 可参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War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18] Perry, Singapore: *Unlikely Power*, pp.149-150.

[19] 全球化背景之中的新加坡国族认同及其挑战，参阅印度裔新加坡学者的研究：Selvaraj Velayutham,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20]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 China Quarterly* 175 (2003) : 751-774.

[21] 参阅Xuesong Gao, "The ideological framing of 'dialect': an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s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dialect crisis' (2002-2012),"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 no. 5 (2015) : 468-482.

[22] 华语运动，参阅Kevin Zi-Hao Wong and Ying-Ying Tan. "Mandari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thnicity 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8, no. 1 (2017) : 18-50; Guowen Shang and Shouhui Zhao, "Standardis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Issue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8, no. 4 (2017) : 315-329.

## 作者简介

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主编。主要研究佛教文献、隋前佛教史、近代海外佛教档案等相关领域。

曾出版专著《慧皎高僧传研究》《佛教经典观》《太虚大师新出文献资料辑录》等。译著有《汉文佛教文献研究》《佛教文献学十讲》《大乘佛教》《宝冠摩尼：左冠明教授佛教文献学研究遗集》等。翻译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编著论文集十多种、撰写论文及书评五十余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名家专评”发表专栏文章三百余篇；新加坡《新明日报》“鬻云众生”发表专栏文章一百余篇。





## 云

文·张玉宁

我印象中天空好像都是灰色的。有人跟我说过外面的云很美，就像棉花糖一样，很可爱，叫我多看看天空。我偶尔会想起这个话，望向窗外，但迎接我的总是死白死白的云。它们一动也不动，毫无生命力可言——我不理解别人喜欢它的点在哪儿。

我缓缓地打开房门，走向客厅。我记得以前家里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动作总是好快，几秒就从门口走到客厅，也不知道他们都有着什么特殊的超能力。而我踏出的每一步都似千斤重，我不理解他们看上去怎么都如此轻松。走到客厅的路看似很近，我却感觉花了一个世纪才能到达。我艰难地举起水壶，将水往杯子里倒。哗啦啦啦——整个屋子里只听到水流进杯子里的声音。



太刺耳了。

我放下手中的水壶，看了看杯子里的水。水里的这个人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我又说不清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何而来。她的鼻子、嘴巴、耳朵、眉毛都好熟悉。但这双眼睛……这双眼睛好像有点陌生。她的眼睛看似正注视着什么，仔细一看，会发现眼中好像缺了点什么。缺的……好像是光。想到这里，我瞬间被带回记忆的长河中。在我的印象中，确有这么一双眼睛。但那双眼睛和现在这双，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遥远的记忆当中，那双眼睛是一个小女孩的。她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奔跑，没有束缚，没有忧愁。她躺在草地上，望向广阔的天空，一边伸出手指，一边数天上的云有几朵。微风轻轻地拂过她的脸庞，她闭上了眼睛，笑了笑。她看了看四周，发现前面有一片花海。她用尽全力向前跑，仿佛一点也不害怕会摔倒，会疲惫，一心只想着要去前面看看。看到充满雏菊的花海，她瞬间欣喜，蹲下来跟雏菊一个个说话。那些花明明无法给她任何回应，但不知为何，她没有停下来，反而越说越高兴，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不知是否是太阳的原因，在阳光照射下，她闪闪发光，格外耀眼。她睁开眼睛，看到眼里满是星光。白天明明没有星星，但她眼里的星星却数也数不清。突然，她望向我，跟我对视了。我们的对视只长这一秒，我却觉得太过刺眼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草地不见了，花海不见了，小女孩也不见了。水中的这双眼睛依然沉寂。我想着，刚才是不是做了一场梦。这双眼睛怎么可能是那个小女孩的呢？我喝了口水，感觉没那么难受了。我放下杯子，一步步走向门口。

“外卖放在门口了。”我皱了皱眉头。这字条……不知道为什么，这字条有种熟悉的感

觉。我翻到背面，又翻到正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跟往常外卖员留下的字条一样。看着一模一样，但今天看着却让我感觉无比的熟悉，有着排斥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种亲密感。我思考了半天，还是没有解开这道谜题。我将字条放在一旁，将外卖从袋子里拿了出来。以前来家里的客人走路、说话都很快，但他们吃东西反而慢吞吞的，吃一个小时都不在话下。我不理解，可能因为我们本就不是同类。对于吃东西，我从来都不会细嚼慢咽。一看到食物，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吞咽，这样才能得到满足感。吃完，我将盒子盖好，重新放回袋子里。

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它就已经在那儿了。袋子里有朵小雏菊，很小很小一朵。我端详了一番，突然想起了刚才梦到的花海。我望向之前放在一旁的字条，将它拿起。我想到小女孩跟花说话的时候都会闻一闻它们。我下意识地闻了闻这张字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准备将字条扔掉时，我的手停了下来。脸颊湿漉漉的，好像有泪流下来了。

我感觉心里又爱又恨的。面对这个感觉，我无所适从。

我不值得。

“爸妈，你们看！这些云好像棉花糖，好可爱啊！”

## 林高评语：

用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说故事。“客厅”象喻大人的世界，有好些事小女孩看不懂。她的成长显然被忽略了，她感到抑郁——“我印象中天空好像都是灰色的”。花海是她寄寓的祈望，因为寂寞，她只好和雏菊说话，一说一大串。花海和外卖摆在一起看，似在暗示成长过程中她的“获得”和“失落”。云是一种重要的意象，它反映小女孩的心情。最后她喊爸爸妈妈来看，“这些云好像棉花糖，好可爱啊！”，这是点题，寓意深刻，引人深思。云的美丽太飘远。云，应该是快乐的。在小女孩眼里它是棉花糖，可望而不可即。

# 读诗

文·余欣怡

欣赏

一页纯粹中的腐糜

一页清醒中的疯魔

一页

游离于风里

一页

困守于泥潭

翻过

蜿蜒几行

越过

嶙峋几章

一页页

踱步向我的

欣赏

## 林高评语：

余欣怡写初读诗歌的过程和感觉。耗掉几多时间，仍感到自己处于游离的状态，甚至觉得自己处于游离的状态，甚至觉得，所阅读的东西都是些疯魔、腐糜……既难于进入文本，也就无法领略其中趣味。然而，却要强逼自己去欣赏，起句的“欣赏”一语颇有些调侃甚至自嘲，带点苦涩。但是，经历几多困难——蜿蜒几行；嶙峋几章——终于有所领悟，有所收获。终于真正领会到“欣赏”的意涵。



# 浅谈新加坡漳属侨批经营



文图·林南中 杨碧琴

**漳**州作为中国东南沿海侨乡重镇，与新加坡有着密切历史联系，这在新加坡漳属侨批经营也有充分反映。新加坡开埠后迅速成为东南亚贸易金融中心和移民走廊，福建漳籍移民也纷纷到达新加坡，并带动新加坡漳属侨批不断扩大经营市场。本文介绍漳籍华侨向新加坡的移民情况，从新加坡作为南洋侨批中心地位，梳理新加坡漳属侨批经营的四种经营形式，即水客、信局、商业兼营和银行直营，为研究漳州和新加坡之间的密切历史交往提供另一视角。

## 新加坡的漳州华侨移民及侨批业运作

漳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史上到海外贸易及谋生的百姓众多。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就有漳人出洋，明中叶漳州月港设洋市“货番”，对外贸易及交流活动兴盛，当时就有许多民众移居海外，有的则长期“住番”，形成了华侨。漳州海外移民动因主要有贩洋经商、逃避灾荒兵祸、契约华工和政治逃难等。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特别是1821年2月21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漳人向新加坡移民人数迅速增加。

新加坡是近代漳州籍移民的主要侨居地。光绪年间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比重超过五成，其中福建籍华人占比70%。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漳州人移民新加坡最多的时期，据1929年的调查数据，当时旅居新加坡的漳属华侨就已达10多万人。1956年新加坡成为漳州华侨分布人数最多的移居地，占比41.3%，其中诏安、东山两地在新加坡华侨数量占新加坡漳籍华侨总数的比重为90.5%。

漳属各地侨批业务与新加坡联系紧密，漳籍华侨在新加坡开办的信局中，龙溪人郭有品创设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天一批郊”是开办较早的一家信局，新加坡分局于1921年设立。关

闭最晚的是诏安人林添贵创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合安信局，其业务到20世纪九十年代才结束。

新加坡漳属批信局具有时间早、信局多、经营规模大的特点。根据1948年新加坡“闽侨汇兑总会”会员名表的统计数字，当时会员单位有64家，可以确认在漳州设有分号及联号的，至少在12家以上。从侨批邮路来看，漳州与新加坡的侨批往来有一个特点：漳州东部的龙溪、海澄、长泰、漳浦主要由厦门口岸进出，而南部靠近潮汕的东山、诏安、云霄则主要由汕头进出。由厦门进出的批信业务主要由闽南系侨批局经营，由汕头口岸进出的批信业务主要由潮帮经营。笔者根据新加坡《南洋会刊》第一集中的民信局广告内容，从中找出潮帮信局中与诏安有业务往来的批信局有：大信汇兑批局、汇通汇兑信局、万丰隆汇兑信局、许顺记汇兑信局、永德盛汇兑信局、祥泰隆汇兑信局、裕生汇兑信局等。可见，潮帮信局与漳南信局的业务往来十分紧密。

## 新加坡漳属侨批经营形式

### 1. 水客递送

“水客”就是往来于南洋和唐山之间专门替华侨捎带信款的侨批派送员，也有人称为“水客”“走水仔”“批客”“客头”“批脚”等。闽南水客业诞生于明末，而近代侨批局则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水客个人的银信经营多为“走单帮”的形式，带钱、带书信还可传口讯。水客对旅途及内地、南洋两地情况十分熟悉，他们的足迹深入到穷乡僻壤，不论路途远近，登门收揽，派送银信，并传递海内外音讯，充当引领、介绍新移民的角色，因而很受华侨、侨眷的欢迎。“水客”一直是沟通海外与祖地“银信”业务的主力军，伴随侨批业发展全过程。

在海澄边上的白水营（今龙海区白水镇的别称），也是九龙江下游商贸发达的一个重要



白水營水客楊南離帶批露封

是往返新加坡和漳州之間，為當時白水一帶知名的水客。

## 2. 信局經營

新加坡漳屬僑信局早期以天一信局最具代表性，民國時期還有正大信局、和豐信局等知名大型信局。

天一信局創辦人郭有品（1853-1901）為漳州府龍溪縣流傳村人。1901年以後，天一信局分支機構遍布東南亞各地，國外設24個分局，國內設9個分局。



1926年經新加坡天一小坡分局寄漳州白水營僑批

埠口。民國時期白水營金鰲社人楊南離（1879-1955）開始干起“水客”營生，楊南離的批信派送業務主要是往返新加坡和漳州之間，為當時白水一帶知名的水客。

天一信局在新加坡因業務量大，共設有兩家分局，總號設在大坡源順街，分號設在小坡美芝律152號。天一信局新加坡分局負責人黃琮瑤，祖籍來自漳州龍溪石美南門村。天一信局是一家擁有頭、二、三盤局一條龍服務的大型民間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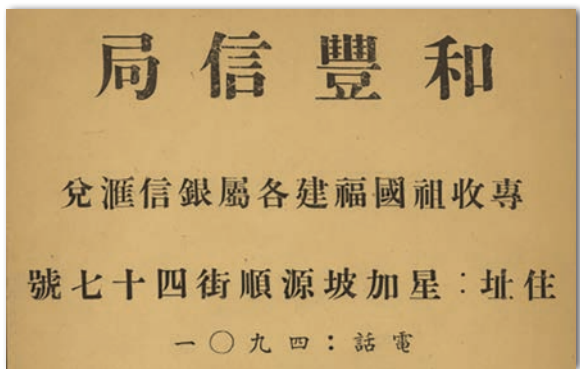
正大信局由漳州府龍溪縣流傳村（今漳州台商區角美鎮流傳村）人郭奕周（又稱郭亦周）、陳朝基於1929年創辦，總部設於廈門。鼎盛時期正大信局在海內外設有70家分局及聯號，新加坡正大分局成立於1937年，地址為吉寧街106號，同時正大信局在新加坡還擁有約10家的代理點，為繼天一信局之



經正大信局接轉的僑批

後漳屬批信局最具規模的一家僑批信局，其經營綜合兼有頭、二、三盤業務，自成體系。

和豐信局由集航、工、商為一體的大型僑資集團和豐集團衍生而出的大型僑批匯兌信局，業主林秉懋。新加坡總行地址為直落亞逸街47號，分行地址為新加坡北橋路980號。和豐信局成立於1930年，同年廈門分局設立，1949年9月30日結業。和豐信局除了新加坡總局、分局外，在菲律賓、占碑、薩拉瓦克、山口羊、巴鄰旁、麻刺甲等設分局，國內分局有晉江、雲霄、永春、集美、安溪、同安、惠安、石碼分局等。依托家族強大的資金實力和網絡分布，和豐信局也是一家兼營頭二三盤的大型批信局。



和豐信局廣告

此外，新加坡的漳屬僑批業還有一些中小型的民信局，依托其地緣和親緣關係，經營相對固定郵路的僑批業務。如大中信局由海澄下倉人（今龍海區下倉村）蔡木豆創辦，信局最初設於雅加達，1928年移到新加坡并向政府註冊，總局地址在大坡吉靈街第86至88號，分局地址在小坡鐵吧殺對面173號。大中信局在國內的廈門、流傳、石碼設分局，國內的聯號有龍溪的洪德明、浮宮的福興信局、雲霄的信通信局等。

在漳南也有許多信局與新加坡有業務往來。清末，雲霄人水客王積玉川走廈門、汕頭等地，為當地批局代辦投遞銀信業務。業務發展後，1922年王積玉弟弟王江元在雲霄雲陵鎮開設“信通信局”，後在廈



1930年11月新加坡大中分局簽發至廈門的匯票



门、诏安、东山先设立三个分号。1931年又在新加坡开设信通分局，代理人许吉宁。从下图可以看出，信通汇兑庄总局在新加坡大坡源顺街23号，分局在小坡铁巴剎前171号，且信纸里有个备忘录，从中国银行寄出，说明当时信通信局和中国银行也建立起业务代理关系。1951年信通信局停业。信通信局旧址如今仍坐落于漳州云霄镇和平路137号。



1947年8月新加坡信通汇兑庄转厦门正大信局侨批

### 3. 金融机构直营

东南亚华商银行最早出现在新加坡，黄亚福1903年在新加坡创办“新加坡广益银行”(Kwong Yik Bank)，成为首家华人银行。华商银行、汇丰银行及华侨银行、和丰银行、利华银行、马来亚银行、峇都巴辖银行、万兴利银行、大华银行等相继成立。19世纪20年代，和丰银行是东南亚地区第一家发展国际业务的华侨银行，其资本规模和组织位居当时东南亚华侨银行之首。1932年，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合并成为华侨银行，经营至今，成为东南亚华商银行的翘楚。1932年新成立的华侨银行直接进入侨批业务，网点遍布东南亚及中国的香港、上海、厦门等地，成为海内外侨汇业务主要合作银行。抗战时期以及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后初期，华侨银行利用其海外华人银行身份，获许经营侨批业务。



1930年代经新加坡华侨银行寄漳州云霄列屿山前侨批



1951年经新加坡中国银行转递至海澄圳尾岭后侨批

此外，1928年国民政府指定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成立侨汇组，承接侨批信局汇款，后来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兼合昌信局，并以合昌信局的名义在闽南一带办理侨汇侨批业务，仿照侨批信局办法，直接送解信款，以期便利侨胞，吸收外汇。1949年解放后，中国银行一直是办理侨汇侨批业务的主要银行。

### 4. 其他行业兼营

客栈、钱庄、茶庄、日杂店兼营侨批，是侨批兼营业的普遍特点。“杨协成”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多元食品饮料品牌，起源于1900年漳州人杨仁溜、杨天恩家族所创办的酱油厂。民国时期“杨协成”酱油兼营侨批业务，信局负责人是杨天球，地址位于新加坡欧南律五号。源崇美茶庄信局也是一家茶庄兼营侨批的知名企业。源崇美茶庄是一家名闻东南亚及闽南的茶叶企业，其在新加坡的茶庄至今还在经营。20世纪40年代，源崇美茶庄兼营侨批业务，从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一集中的源崇美茶庄信局广告可知，其营业地点在新加坡是吉宁街142号，在漳州地点是香港路116号。源崇美茶庄实寄封也曾发现，上有厦门南通和记信局以及新加坡源崇美茶庄兼营汇兑印章。

### 结语

明清以来，漳州民众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出洋打拼，移民拓殖，漳属侨批经营体现了漳籍侨胞的海外奋斗史和艰辛的创业过程。在跨国邮政和金融尚不发达之时，侨批业的经营也体现漳籍华侨的智慧。新加坡与漳州联系紧密，通过新加坡漳籍侨批经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讲述漳州华侨故事，讲述海洋金融故事。

(作者林南中：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漳南风侨批馆馆长；作者杨碧琴：经济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 遇见岁月

作者·蔡家梁

《遇·见》是梁文福作品音乐会，2024年6月8日假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一共午间和晚间两场。有幸海峡时报的高级记者甄素芳小姐邀约，共赴上一场艺术盛会。人生段段岁月里蕴藏着一首首回忆的歌曲，梁文福的歌曲陪我们这一代人走过岁月，一首首歌曲唤醒一些些阅历。我经历了一场感官的冲刺和情绪的挑逗，借用音乐会上演奏的部分歌名写下一打岁月纪录。

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一个不平凡的遇见。

感谢那绕梁的歌曲，唤醒每一段心灵的回忆。

时光倥偬，我们在催促生活中快转，慢慢慢慢淡忘，有过的曾经。蓦然，顿一顿步伐，回首岁月的颜色。

###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即使是一刹那闪念，还是你很有心，不管小心还是不小心。记忆泛着白色的纯洁，校服穿出你我的年少，左胸口是一个骄傲的大句号。曾经都是文青，所以一个邀约变成非常温馨。尤其共赴一场音乐文化飨宴：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机遇和情绪涡旋、时间和空间辗转，感触太多太多，太多太多……重复着从前。

舞台上曾经你在曼妙起舞，为华族文化翩跹，在里峇峇里的旧校址。我在礼堂空间切磋着一颗颗银球，偶尔不规矩的一两粒球跳越过了界线，但台上台下从不认识。日子如此浅白，如白开水一样实在。

### 岁月那一张脸

岁月何曾沉默孤独，只是偶尔会有伤痕，内在其实一直藏着一把声音，悄悄地未曾让自己流失，要好好好好学习细细聆听。

音乐浣淘着岁月，文字碰撞眼睛。未来与过去千种万种风景交错<sup>[1]</sup>，邂逅一句句熟悉，挑衅感官和澎湃记忆。风霜与皱纹开始书写脸庞，面孔还是年少无知般亲切。昨日我们刚刚在做采访，努力做个少年通讯员的模样。你是组长，橙色是你放射的光芒，混沌初开的文艺天空中寻觅晴朗。

仁定巷豢养了许多含苞待放的雏鹰，从此你我这张脸开始结识对方。梦筑起文艺殿堂，和意境与缪斯结欢。方格经营起岁月和文字，用铅墨付梓欣悦的云裳。

中文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从中我们认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好多已经展翅翱翔。

### 新加坡派

我们都当过麦当劳小孩，看到黄衣红发的叔叔就很开怀，因为童年那个年代，他就初步漂洋过海，吃汉堡包就好厉害，像个老外。登陆乌节路，第一天售卖就破了世界记录。

犹记我的第一个汉堡是鱼柳包，那时的价格对我来说实在很高，比几天上学的零用钱加起来还要高。两名小学同学，阮国伟和陈家磊，凑钱，请我品尝，假假做个老外的厉害。

小红点努力树立品牌，进取世界排行种种第一，国人耕耘积极，新航羽翼跨越国度，金沙起起昂首领土，新加坡派到底有没有颜色，是不是



红与白？新谣，算不算新加坡派？

在麦当劳，我认识了第一个苹果派，红色纸盒黄色的派，馋嘴的浆一咬就溢了出来，浓浓橙黄色，滚烫在初犊舌尖上冒烟，从此学乖。生活中很多东西急不来。

## 一步一步来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sup>[2]</sup>，日子开始和青春谈恋爱，武吉知马路散发米黄色彩。黄城是自我的一种骄傲，缱绻光阴美好欲滴。

雕栏玉砌，旖旎校园色彩。不管小楼有没有东风，一场倾盆，积水量高时就名副其实的水泄不通。很多时候要等到“退潮”的近黄昏，姗姗的我们才能离去，学校的储物柜里总是有一套后备的衣裤。多少传统节日，多少学院庆祝，我们找到归属，压轴总是来一场大规模的排舞，上下欢呼。

敬贤图书馆是学校的圣殿，读书看书的好地点，肃穆得莘莘学子毛骨起敬。一个窃窃私语，只要不小心遇见，管理老师瓦尔特黄，远远就能听见一大声“Out”。当场把书本收拾，做个低头族，往门外赶紧走出。

倾城的光景却倏忽而来，院长披上孟母的衣裳，兀兰曾经变成短暂的学堂。我从女皇镇搭上巴士，日子在车站耐心等待。车慢慢，途漫漫，往学校的马路北上，车途和打盹成伴。

两房一厅的组屋要挤满六个人的声量，读书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晚上。白昼嘛，就得计划往外窜。准备会考的季节跑到国大中央图书馆，埋首，装扮成一个大学生的模样。

在肯特岗读书的下午用餐回来，发现中央大楼的广场很多人围坐。学院里来了许多观众，梁文福手握麦克风，收音机播着卡带，唱起《历史考试前夕》。

## 天冷就回来

多少个青涩时代，把梦编织在外。妈妈的

爱，总是在屋檐下等待。那三吨卡车黄沙滚滚的后来，绿色是一个记载。把笔和纸暗藏口袋，一个歇息就文字起来。我听到文字在呐喊，呐喊一种内在音噪，感情和声音在呼唤，以及容颜和表白。

多少个还没睡醒的黎明，在东边岛上，想起了妈妈的饭菜。脸庞要装饰起来，因为Ah Boy to Man，不再童稚的男孩。女朋友在大学里结识新欢，我搁浅了爱，日子和莱福枪一起挨。

## 初涉

第一次总是难忘。上色，在一张白纸上，缓缓缓缓，颜料开始晕染。

第一次的失恋：夜依然，长空无异，但是星星永远不再亮丽。

第一次深深感伤，只有文字是自己的天堂。

第一次散文《星语》登上文艺城堡，第一次交织神伤和文字淋漓报纸上。

相信，你也是第一次，笔名被人引用成文章标题，喧嚷了一场误会和困扰。我还鼻子高高道：我能够用你的笔名命题，你可否依样画葫芦？年少的气盛没有被失恋磨蚀。

后来在通讯员讯刊《鹰族礼赞》，你把我的笔名标题登上。

## 让夜轻轻落下

歌手款款唱出年轻的情怀，光影此一段，彼一段，际遇幻变，过往的年代。也许已经不是爱，只是一种坚持的情怀<sup>[3]</sup>。夜幕垂下，黑压压地摸索光火点点。年少充满激情活力，热血沸腾青春，痛得深，举步更谨慎。一步一脚印，摸到晨雾，盼到天明。风景潋滟光彩，在格子上驰骋，记录风雨，搜索阳光，落笔采撷一片时光，一程一段蓦然想起曾经。青春背影拉得长长长长，不舍得让他离散，握枪的手还是习惯拿笔的姿势，散文一篇篇把光阴捕捉留住。

后来《摘心罗汉》，从此出版。梁文福，写一封信给家梁，谈学枫<sup>[4]</sup>，用心地为后来学弟的文从出版注射振奋剂。你给我报道介绍，有心的朋友，在海峡时报。阡陌间朋友再遇见，再交肩。

## 排排坐

生活的旋律不再排排坐，外婆的兴化儿歌也模糊了许多。老人家坎坷路上节俭着一分一角，把希望寄回唐山起厝，惦念故乡的老家，莆田的祖屋。70岁那年终于做唐山，踏上回乡探亲的征途。遥遥，从驳船码头出发，再到大海换上船只。唐山的老屋门前的那一棵龙眼树，30年后我亲临目睹。外婆故事里，外公生前栽下种子，现在蓊郁散枝，累累是前人辛劳的果实。

我小时候认识的阿嬷，头上都有一个发髻。如今阿嬷步入时髦，发髻不再存在，对下一代来说已经算是古代。时下的童年已经不认识爬树，已经不再甘榜，山芭还是亚答屋，亦没有红毛丹摘和打斗的蜘蛛。弯弯的椰树只植在昔日的惹兰友诺士，外婆的咖啡店屋，追溯三角形的黛西牛奶，回忆没空调的巴士还在剪票的颠簸路。电子转眼把市场充斥，手机成为随身物，孩子的两片眼镜，越来越有厚度。

岁月已经过番，风雨飘摇。

很有味道的新加坡河换上新面貌，不再搬运苦力，却招徕觥筹交错的人潮。舢板变成河上德士，日子焕然七彩，五光十色。先人在岛屿驻留下许许多多，包括了上一代，承载包袱，传接一代又一代，大家筑起扎根的巢。

## 麻雀街竹枝

麻雀有齐全的功能，努力展翅自己的一片天空，瞭望洞察生命的本质。

方言走失在政治的年代。23年后解了，鸟笼的闸门敞开，穿越过时空的束缚。方言驻留在

父伯时代，那时候福建话畅流赤道，连印度同胞也说得很好。

我的方言，潮州勉强还不赖，偶尔加上几句广东和兴化，还有一点点马来话。广东是70年代港剧的功劳，我们开始迷上录影带，郑少秋侠义豪气的张无忌还有陈玉莲沉鱼落雁的小龙女，我为粤语更加努力。

外婆是我童年至爱，兴化话是她的表白。煤油升温的大大蒸笼有外婆的喜爱，一粒一粒的肉包让老人家每每掏口袋，请我们吃下午茶点。婆孙的时光没法拉得太长，却增添了我童年的五颜六色，记忆永远不断，却免不了慢慢慢慢泛了黄。组屋规模浓缩甘榜的范畴，但是邻里还是风情万种，因为有不同籍贯以及异族同胞。童年不知不觉长大，下一代的孩童连华语都似懂非懂，方言是世外沟通的另一种，只有非常时期才非典型的活跃过来。

## 一程山水一程歌

岁月是自己走出来的路，起起落落，磕磕绊绊。

日子难免继续搬迁，很多故事写着从前，写在记忆的窗边，zero point的橡皮圈把日子牵成一圈圈，我们走失在一些孩提的志愿，我们也迈近了一些孩提的梦想，把躲在窗帘背面的身影一起收敛。

岁月老去，泪水的背后深深反复着记忆。儿时的开心早餐是昨日咖啡店里的两颗生熟蛋，有爸爸帮我把“嗍叻Gao”<sup>[5]</sup>倒入杯盘的凉快。爸爸牵着我牙牙幼嫩的小掌，至终我紧紧握着他褶皱干瘪的老手，久久久久，不愿放手。

岁月还是在指缝间穿梭过去。今天陶瓷杯里的“嗍叻Gao”，啜起了苦苦与涩涩，瞳孔泛起爸爸的笑靥，逐渐逐渐湮远……髻龄的木马已经跑不见，时间改写了童年的巷口，掷多少纸飞机也挽回不回跳飞机的从前，岁月的纸船在下雨天



水沟溪里一去不复返。

以诗歌与散文佐日，文字春光筛落，鲜红的地毯是昨天努力后的今时，携手，共同迈向朝阳，我们步入生命新轨道。那森路已经竖起耸高楼宇公寓，全日空酒店没入历史。我的人生大事，曾经在此处饮胜亲戚朋友们的祝福，如今唯独照片追逐。你当日是最最准时的嘉宾，第一位对时入座，时间表却无法打破传统，酒席姗姗拉出长度。

岁月各自创造历史，花蕾悬在天边，等待发芽，怒放另一个新的世纪。日子胚胎成长，我们也有了成长的国土。

## 水的话

尘封的情谊开始绽放，记忆的老树浇上了水，不再枯萎，往事如水。曾经抱拥，明媚温暖的蓝天，憧憬的日子一瞬间垂垂老矣，一晃眼变成了历史，昨夜在谈笑风生中，冷不防走漏了些许月光。台上年轻的歌手唱出了动情的高昂，生命的呼唤，唤起原唱者颜黎明美丽的青春脸蛋。记忆堆筑成沙滩碉堡，一个来潮，来不及遮掩错愕的面孔，轻轻化作烟雨朦胧<sup>[6]</sup>，人生就是如此短暂，像绚丽的七色彩虹。逝水岁月，岁月逝水。

## 写一首歌给你

我不会写歌，但岁月如歌，岁月有你，有色彩，让我回眸，有拔刀插刀的光影，我写岁月。

### 注释：

- [1] 未来与过去千种万种风景交错，《岁月那一张脸》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 [2]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一步一步来》里的歌词。
- [3] 也许已经不是爱，只是一种坚持的情怀，《让夜轻轻落下》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 [4] 《摘心罗汉》散文集，华初文丛30，梁文福写的序题：写一封信给家梁，谈学枫。
- [5] 嗷呖Gao：福建话，浓咖啡的意思。
- [6] 轻轻化作烟雨朦胧，《水的话》里的歌词，不敢掠美。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大声唱出你的爱



爱的萌芽

# 爱的表白

文·沈芯蕊 图·编辑部



爱会细水长流



# National Day Sing-along

主宾: 徐芳达先生  
Guest of Honor: Chee Hong Tat



爱的传达



少年的爱



爱的表白

## 图说第18届“爱国歌曲大家唱”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第18届“爱国歌曲大家唱”于2024年8月3日傍晚，在大巴窰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圆满”举行。本次活动以“团圆·圆梦·圆满”为主题，逾2000人“大团圆”。主宾——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与台上台下的参与者“一圆爱国之梦”。本刊选登部分活动照片，以定格爱的表白。



爱如红潮



# 华族文化 代代相传

黄循财总理首场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让华社深受鼓舞。本刊特摘录黄总理支持华社，关注华社发展的发言，配上黄总理昔日拜访宗乡总会、和理事们一起吃粥、到访春到河畔的珍贵照片，以飨读者。

我们希望培养更多“精通华文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有“精英”，我们还有“精华”。那些选修高级马来文和高级淡米尔文的学生当然也会受益。教育部接下来会宣布更多细节。

同时，政府也会继续支持华族文化中心、民间团体、宗乡会馆和商会、华文媒体等，积极推广本地华族文化。

从政以来，我都会定期和华社交流，比如说，我到宗乡总会拜访，和理事们一起吃粥；我也到春到河畔以及其他华社活动，跟大家相聚。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会，这让我更加了解华社。

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支持华社，关注华社的发展。我们会一直在您的左右。

我深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文化一定能够代代相传，更加精彩多元。

——黄循财



黄循财总理在202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激励人心  
(图源，包括题图：数码发展及新闻部)



黄循财总理2024年春节莅临“春到河畔”活动现场，  
与主办方负责人一同向华族同胞拜年 (图源：编辑部)



黄循财总理与宗乡总会的理事一起吃粥，  
关心宗乡团体的发展 (图源：编辑部)



黄循财总理从政以来多次走访华社  
图为黄总理到访宗乡总会 (图源：编辑部)